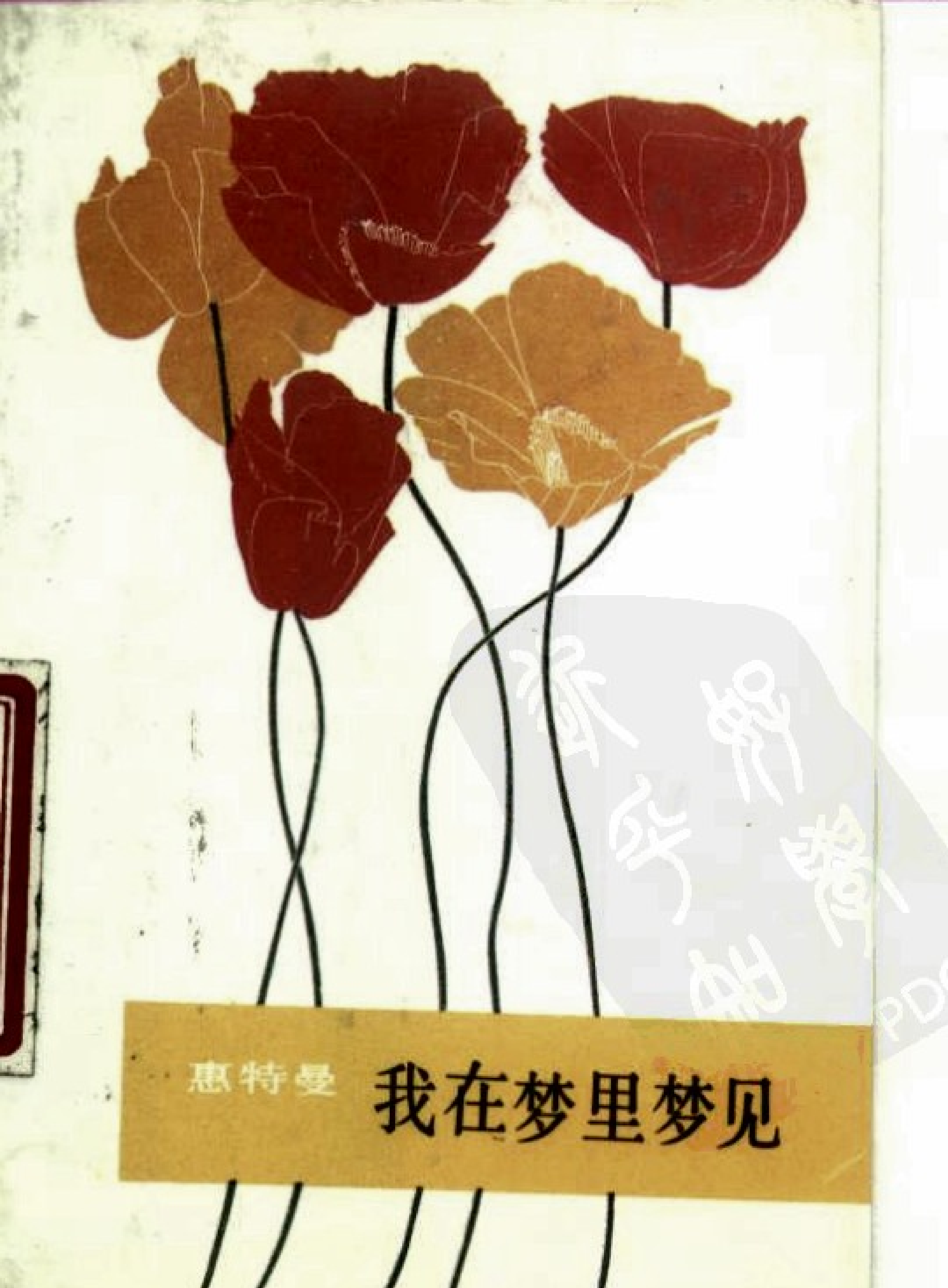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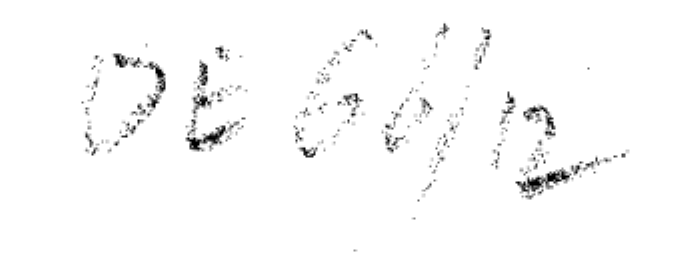

惠特曼
我在梦里梦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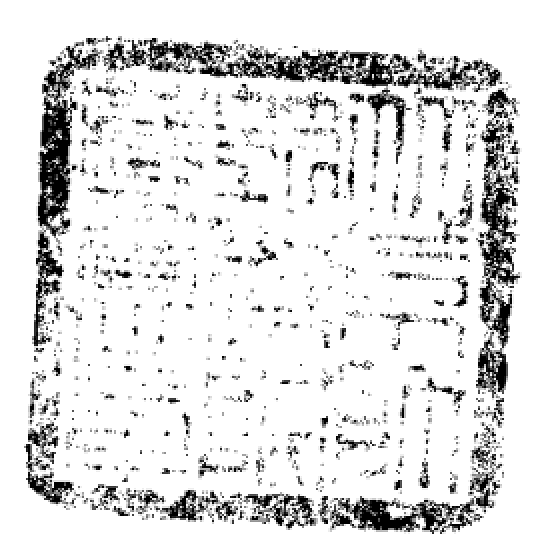




惠特曼

我在梦里梦见

屠岸 楚图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惠特曼木刻像：麦　杆
装 帧 设 计：张守义

我在梦里梦见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1/64　印张 3.625　插页 2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字数 74 千　印数 1—100,000
书号10019·4074　定价 1.05元

“外国名诗”出版前言

在艺术的圣殿里，诗歌是文学的王冠上一颗最耀眼的宝珠。

在诗界的天空里，真实的诗人如灿烂的群星，发出永恒的光芒。

在世界诗歌史上，真善美的“心声”一代一代地震撼着人类的魂灵。

自“五四”以来，广大中国读者同外国古今诗人进行了心灵的交往。伟大的、杰出的、优秀的外国诗人的诗篇给中国读者以激励、感奋、欢忭、哀愁，或深沉的思索，或美的陶冶，或哲理的启示，或灵魂的净化……

我们编印的这套“外国名诗”，选入了

外国诗坛上素负盛名的诗人的名作，承译的是国内有经验的翻译家。优秀的诗歌翻译是一种语言艺术的再创造，能使外国的伟大诗心同中国读者的心灵沟通起来。这些译作有一部分曾在我社出版过，这次重新进行了选编。另一部分则是新译。

入选的诗人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国等西方国家的大诗人如彭斯、雪莱、惠特曼、歌德、海涅、雨果、波德莱尔、普希金等，也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诗人如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智利的聂鲁达等，此外还收入了一本西方现代诗选萃。

所选的诗以抒情短诗为主。这个选目，对于浩如烟海的外国诗歌来说，自然是挂一漏万的，但由于这些入选的作品都是外国诗歌的精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它们作为外国诗歌的一部分代表作品，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谨以这一份甘美的精神食粮呈献给我国的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次

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

有一个孩子逐日向前走去；
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倾向那东西；
于是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
　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
或继续了好几年，或好几年结成的伸展
　着的好几个时代。

早开的紫丁香变成了这孩子的一部分，
还有草，白色和红色的牵牛花，白色和
　红色的苜蓿花，和鹟鸟① 的歌，
还有三月里的羔羊，母猪生的一胎淡

① 一种具有棕绿色背，淡黄色胸的北美洲鹟。

红色的柔弱的小猪，牝马生的
小马，母牛生的小牛，
还有在棚里的、或者在池边泥沼
旁的一胎喧噪的小动物，
还有鱼儿，把自己有趣地悬在水
中——和美丽的有趣的流水，
还有水生植物，生着优美的平
顶——这一切都变成了他的一
部分。

四月和五月田里的嫩芽变成了他
的一部分；
冬谷的苗，淡黄的谷的苗，园中可
供食用的植物的根，
还有开满了花朵的苹果树，接着
是苹果，浆果，和路边最普通的
野草；
还有年老的酒醉者，方才从酒店

的外屋起身，蹒跚地回家，
还有女教师，在路上向学校走去，
还有友好的男孩子们，在路上——
和争吵的男孩子们，
还有整洁的、面颊红喷喷的女孩
子们——和赤脚的黑种男孩和
女孩，
还有他曾到过的一切城市和乡村
的一切变动。

他自己的双亲，
对他尽保护养育责任的父亲，在
肚子里孕育而诞生了他的母亲，
他们自己所给予这孩子的，比之
上面那些更多；
此后他们每天都有东西给予这孩
子——他们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母亲，在家中，轻轻地把菜盆子放
　在晚餐桌上；
母亲，说着温和的话——把孩子
　的帽子和衣服洗干净，有健康
　的气息从她的身上和衣服上散
　出来，当她走过的时候；
父亲，强健的，自足的，男子气的，
　卑劣的，易怒的，不公平的；
鞭打，急促而高声的话，苛刻的契
　约，狡猾的诱引，
家庭的习俗，语言，交际，家
　具——渴念着的、膨胀着的心，
不会被否定的爱情——对于真实
　的事物的感觉——唯恐最后会
　证实它为不真实的顾虑，
白天的怀疑和夜晚的怀疑——那
　古怪的究竟和怎样，
那事物虽然表现着如此，但究竟

是否如此，或者，那是否全是光
　和点？
在街道上紧紧地拥挤着的男人和
　女人——假使他们不是光和
　点，他们是什么？
那街道本身，房屋的正面，窗中的
　货物，
车辆，拉车的几头牲口，铺着厚
　板的码头——摆渡处的巨阔的
　水面，
日落时远远地看得见的、高原上
　的村庄——流过其间的河道，
阴影，光圈，和烟霞，落在白色或
　棕色的屋顶和屋翼上的光，离
　这儿两哩路远，
附近的纵帆船，瞌睡地随着潮水
　流下——在尾部松弛地曳着纤
　绳的小船，

匆忙地向前滚旋着的波涛，转眼
就迸散的浪峰，拍击着，
层层的彩云，栗色的长条，独自孤
零零地在远处——有它不动地
躺在其中的纯洁性的广袤，
地平线的际极，飞着的海鸥，咸水
沼和岸边湿泥的香气；
这些都变成了那孩子的一部分，
而他，又逐日向前走去，他现在
还在走，而且要永远地逐日向
前走去。

一八五五年

更进一步

谁去得最远？看呵！我不是去得
　更远？
谁是公正的？我将是世界上最公
　正的人；
谁是最谨慎的？我将更谨慎；
谁是最快乐的？哦，我想那正是
　我！我想从来没有人会比我更
　快乐了；
谁浪费了一切？我不断地浪费着
　我所有的最好的东西；
谁是最坚定的？我将更坚定；
谁是最骄傲的？我想我有理由做
　活着的人子中之最骄傲者——

我是健壮的、高顶的城市中的
人子；
谁是大胆而忠实的？我将是天地
间最大胆最忠实的人；
谁是仁慈的？我将比别的一切人
显示出更多的仁慈；
谁曾经放射出美丽的言词、经历
了最悠久的时间？我不是赛过
了他吗？我没有说出那将伸展
过更悠久的时间的言词吗？
谁曾经接受多数的朋友的爱？我
知道去接受许多朋友的热烈的
爱是什么味儿；
谁有一个完美的、被迷醉了的身
体？我不相信谁有一个比我的
身体更完美或更被迷醉了的身
体；
谁作着最丰美的思想？我将围绕

这样的思想；
谁创造过适宜于地球的颂诗？我
正疯狂于吞食狂欢，以便创造
快活的颂诗给全地球！

一八五六年

给　异　邦

我听说你们要寻求一些东西来说
　明新大陆这个谜，
来给亚美利加以定义，给她竞技
　的民主以定义；
所以我就把我的诗送给你们，你
　们可以从其中看到你们要知道
　的东西。

一八六〇年

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

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我听见
　各种不同的颂歌；
每个机械工人唱着那正应该是他
　自己的活泼而有力的歌；
木匠在量他的厚板或横梁的时候
　唱着他的歌；
泥水匠在预备工作或做完了工作
　的时候唱着他的歌；
船夫在船上唱着属于他的歌，擦
　甲板的也在轮船的甲板上唱；
鞋匠坐在他的长凳上唱，帽匠站
　着唱；
伐木人的歌，耕田孩子的歌，在早

晨赶路的时候唱，或者在中午歇脚的时候唱，或者在日落的时候唱；
母亲的美好的歌声，或是忙碌的年青的妻子的歌声，或是在缝纫或洗衣的女孩的歌声；
每一个人唱着属于他或她而不属于别人的歌；
在白天，唱着属于白天的——在夜晚，那强健的、友善的年青人的集团，
张开嘴巴唱着他们的强烈而又和谐的歌。

一八六〇年

将来的诗人们呵

将来的诗人们呵！将来的演说家
　们，歌手们，音乐家们呵！
今天人们不能为我辩白，不能回
　答这问题：我的存在到底是为
　了什么；
然而你们，一群新的雏儿，本土
　的，刚勇的，大陆的，比以前所
　知名的人更伟大，
醒来！醒来——因为你们必须为
　我辩白——你们必须回答。

我自己不过为将来写出了一两个
　指示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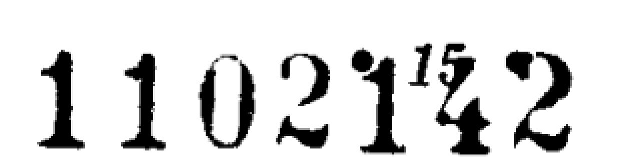
我不过前进了一会儿功夫，却只
　是匆忙地转进黑暗中去而已。
我是这样一个人，向前漫游着，从
　来不完全停下，偶然向你一看，
　然后转过了面孔，
把一切留给你们来证明，给它定义，
希望从你们得到主要的东西。

一八六〇年

给　你

陌生人！假使你在路过时遇见
　我，并且希望对我说话，为什么
　你不能对我说话呢？
而且为什么我也不能对你说话呢？

一八六〇年



我们两个——我们被愚弄了多久

我们两个——我们被愚弄了多久！
现在变质了，我们飞快地逃走，象大自然
　逃走一样；
我们是大自然——我们缺席了好久，但
　是现在我们回来了；
我们变成植物，树叶，叶簇，树根，树皮；
我们铺陈在地上——我们是岩石；
我们是橡树——我们在旷野上并肩生长；
我们吃嫩叶——我们是野兽群中的两只，
　和任何野兽一样，是自生自长的；
我们是两条鱼，在海洋中一同游泳着；
我们是刺槐树的花朵——我们朝朝暮暮地

流溢出香气，绕在巷子周围；
我们也是矿物、植物、动物身上的劣等的菌类；
我们是两只食肉的鹰——我们在高空飞翔，又向下窥伺；
我们是两颗辉煌的恒星——平衡自己成球体和星形的正是我们——我们象两颗彗星；
我们带着尖利的牙齿和四条腿在林中夜巡——我们扑上去捕获小动物；
我们是两朵云，在上午也在下午，高高地追逐着；
我们是互相混合着的海洋——我们是那些快活的波浪中的两个，相互在身上滚转而过，又互相濡湿；
我们是大气，透明的，能容受的，可透过的，不可透过的；
我们是雪，雨，寒冷，黑暗——我们是

地母的各种产物和感召；
我们周游而又周游，最后我们回到家
里——我们两个；
我们已经取消了一切，除了自由，取消
了一切，除了我们自己的喜悦。

一八六〇年

象亚当那样，在一天清早

象亚当那样，在一天清早，
精神已由睡眠恢复，我从屋子里
　走出来，
你看着我走过吧——听我的声音
　吧——走近来吧，
抚触我吧——当我走过的时候，
　把你的手掌抚触我的身体吧；
不要怕我的身体。

一八六〇年

一 支 歌*

1

来，我将使这大陆不可分解，
我要创造自古以来在太阳照射之
　下的最辉煌的民族，
我要创造神圣的有磁力的土地，
　用同志们的爱；
　　用同志们的整个一生的爱。

---

* 这首诗有不同的版本，通常所见的题作《为了你，哦，民主啊》，而少最后二行。

2

我要种植象森林一样稠密的友谊，
  在亚美利加的一切河流旁边，在整
  个的大草原上，
我要建造那些互相用手臂勾住了颈项
  而分不开的城市，
    用同志们的爱，
      用同志们的丈夫气概的爱。

3

向着你，我呈上这些献词，哦，民主呵，
  用来供奉你，ma femme! ①
向着你，向着你，我正在颤声地唱着这

---

① 此系法文，意为："我的女人！"

些歌，
浴着同志们的爱，
　浴着同志们的楼塔一样高的爱。

一八六〇年

当我在一天终结的时候听到

当我在一天终结的时候听到我的
　名字已经怎样地在议会中被人
　们用喝彩声来接受了，但那接
　着来到的夜晚对于我依然不是
　快乐的夜晚；
又，当我狂欢了，或当我的计划已
　经实现了，我依然不快乐；
然而，一天，当我在黎明时完全健
　康地从床上起身，精力饱满，歌
　唱着，吸着秋季的成熟的气息，
当我看见满月在西天变淡而消失
　在晨光之中，

当我一个人徘徊过海岸，脱了衣服沐浴，跟着凉水高笑，又看见太阳升起来，
再当我想到我的亲爱的朋友，爱我的人，正在路上向我走来了，哦，于是我快乐了；
哦，于是每一个呼吸都更有甜味——那整个一天，我的食物给我更多的滋养——那美丽的一天过得很好，
而第二天来了，有同等的愉快——而第二天傍晚，我的朋友来了；
而那一夜，当一切都静寂的时候，我听见水流缓慢地不断地滚上岸来，
我听见液体和沙土的细碎的沙沙声，好象直向我耳语着，祝贺我，

因为我最爱的这个人正睡在我身
　旁，在同一覆蔽之下，在凉夜里，
在静寂中，在秋的月光下，他的面
　孔向我倾侧着，
他的手臂也轻轻地放在我的胸
　上——而那一夜我快乐了。

一八六〇年

给一个不相识者

过路的不相识者！你不知道我在
　怎样渴望地向你熟视，
你一定是我从前所追寻的他，或
　我从前所追寻的她.（这对于
　我,好象是在一个梦里,）
我的确曾经在什么地方和你度过
　愉快的生活，
一切都回忆起来了，当我们从前
　交翅飞翔的时候,那么流动,亲
　爱,纯洁,成熟，
你在我身边长大起来，曾经是我
　身边的一个男孩，或是我身边
　的一个女孩，

我和你同食，和你同睡，——你的
身体已经变得不属于你个人
了，也不让我的身体属于我个
人了，
你给我以你的眼睛、面孔、肌肤的
愉快，当我们行进的时候——
你也从我的胡须、胸膛和手得
到回偿，
我并不要和你谈话——我要想念
你，当我孤独地坐着、或孤独地
在夜里醒来的时候，
我要等待——我不怀疑我要和你
再相遇，
我要证明我并没有失掉你。

一八六〇年

我听见有人控告我

我听见有人控告我，说我想毁灭制度；
但事实上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制度；
（其实我跟制度 有什 么共通的地方？
　——跟制度的毁灭又有什么干系？）
我只要在曼赫顿，在合众国的一切内
　地和沿海的城市中，
在旷原上，在森林中，在一切破浪而进
　的大小船只上，
不用大厦，章程，董事会，或任何纲领，
而建立起：热烈的同志爱这一个制度。

一八六〇年

我们两个孩子在一起依附着

我们两个孩子在一起依附着，
这一个永远不离开那一个，
在路上翻山越岭——向北方又向
　南方去旅行，
享受着力量——伸张着臂弯——
　紧扣着手指，
武装而无畏——吃着，喝着，睡
　着，爱着，
绝不承认在我们自己以下的法
　律——航行着，作战着，偷窃
　着，威胁着，
教守财奴、贱人、教士吃惊——呼

吸着空气，饮着水，在草地上或
海岸边舞蹈着，
扭伤着城市，轻蔑着安逸，藐视着
纪念像，追击着弱点，
完成着我们的掠夺。

一八六〇年

土地！我的化身！

土地！我的化身！
虽然看上来你是那么迟钝、广阔、
　而又是球面的，
我现在怀疑那不是全部；
我现在怀疑你身体中一定有些凶
　猛的东西，在待机爆发出来；
因为一位勇士迷恋着我——我也
　迷恋着他；
但是，向着他，我体内有些凶猛而
　可怕的东西，在待机爆出来，
我不敢用言词把它说出来——连
　用这些歌儿来表达也不敢。

一八六〇年

我在梦里梦见

我在梦里梦见一个地球上别的一切
　力量所不能击倒的城；
我梦见那新的属于朋友们的城；
那儿，没有东西比雄健的爱的素质
　更伟大了——它领导着别的；
它，可以时时刻刻从那城中的人们
　的行动上被看出来，
并且可以在他们的一切容貌和言词
　上被看出来。

一八六〇年

哦，紧靠地碇泊着的永恒的爱！

哦，紧靠地碇泊着的永恒的爱！哦，
　我所爱的女人！
哦，新娘！哦，妻子！比我能说出的
　更不可抗拒的、对于你的思念！
——然后分离，如脱离了躯壳，或另
　一个生命，
如空气的，那最后的勇壮的真实，我
　的慰藉；
我上升——我漂浮在你的爱的疆域
　里，哦，男人，
哦，我浪游的生命之分享者。

一八六〇年

给一个普通妓女

镇静些——跟我在一起不要不安
　——我是瓦特·惠特曼，象大
　自然一样自由，一样精力充沛；
除非太阳摈斥你，我才摈斥你；
除非流水拒绝为你闪烁，树叶拒
　绝为你细语，我的言词才拒绝
　为你闪烁而细语。

姑娘，我跟你订一个约会——我
　责成你，你应该事先准备使你
　值得迎接我，
我责成你，你应该耐心而完整，直
　到我来。

直到那时候，我用含有深意的一
　望向你敬礼，叫你不要忘记我。

一八六〇年

起程的船

看！这漫无边际的海！
在它的胸脯上有一只船在起程，
　在张起她所有的帆——一只大
　船，连她的月帆也张起了；
三角旗高高地飘着，在她突进的
　时候，她那么庄严地突进
　着——下面，竞争的波涛向前
　追逼，
它们包围这只船，以发光的曲线
　的动作，和泡沫。

一八六五年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

来，我的面色黧黑的孩子们，
循着次序好好地跟来，准备好你们的武器；
你们备有手枪了吗？你们带上锋利的刀斧了吗？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2

我们可不能停留在这里，

我们必须前进，亲爱的，我们必须
　抵挡危险的攻击，
我们，年青而强壮的种族，一切别
　的种族都依靠着我们呵，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3

　哦，你们年青人，西方的年青人，
这么急切，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男
　子气的骄傲和友爱，
我把你们看得很清楚，西方的年
　青人，我看见你们在最前线举步，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4

　年老的种族已经止步了吗？

他们是不是枯萎了，结束了他们的
　功课，疲倦了，在海洋的彼岸？①
我们来担当起这不朽的工作，这重
　负，这功课吧，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5

我们把过去的一切留在后面；
我们出发，朝着一个更新的、更强
　大的世界，复杂的世界，
我们把握，一个新鲜而壮大的世
　界，劳动和前进的世界，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① 指欧洲。

6

我们派出从容的分遣队，
跨下边界，穿过关口，爬上峻拔的
山岭，
征服，把握，冒险，探索那未知的
道路，当我们行进的时候，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7

原始的森林，我们伐倒，
河流，我们逆溯，我们激怒一切，
矿坑的内部，我们深入；
广阔的地面，我们测量，处女地，
我们耕耘，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8

我们是科罗拉多人，
从巨大的山岗，从巍峨的锯状山
　脉和高原，
从矿山，从沟谷，从猎人的足迹那
　里，我们到来，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9

来自内布拉斯加，来自阿肯色斯，
我们是中部内地的种族，来自密
　苏里，我们脉管里交流着大陆
　的血液；
我们紧握着一切伙伴们的手，一
　切南方人的，一切北方人的手。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0

哦，不息的、不息的种族！
哦，全是可爱的种族！我的胸为了
对一切人的温柔的爱而痛楚着！
哦，我悲哀而又欢跃——我由于
对一切人的爱而发狂了，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1

把这强有力的母亲国旗举起来，
高高地挥动这柔美的国旗，使她
超越一切，这满是星星的国旗，
（你们全都低下头来，）
举起这锐利的、挑战的国旗，坚强

的、泰然的、武器一样的国旗，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2

瞧，我的孩子们，坚决的孩子们，
我们后面有这么多群众，我们绝
对不能屈服或动摇，
千百万幽灵般的过去的年代，在
皱眉头，在我们背后鼓励着我们，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3

前进再前进，这稠密的行列，
有后继者永远在等待着，死者的
位置会立刻被填满的，
经历战争，经历失败，而仍旧前

进，永远不停，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4

哦，继续前进到死！

我们之中有谁将衰弱而死吗？这时刻到来了没有？

那么我们在行进的时候死得最合宜，那空隙也会立刻而且一定被填补的，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5

世界上的一切脉搏，

在集合起来，它们为我们而跳动，

跟着西方的行动而跳动；

单独地或共同地坚持着，坚定地
　行动着，到最前线去，一切为了
　我们，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6

　生命的综错复杂的辉煌的行列，
一切的形象和状态，一切在工作
　的人，
一切海上的人和陆上的人，一切
　带着奴隶的主人，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7

　一切不幸的、缄默的爱人，
一切在监狱里的犯人，一切正义

的人和邪恶的人，
一切快乐的人，一切悲哀的人，一切
活着的人，一切垂死的人，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18

我也连同着我的灵魂和肉体，
我们，一个奇怪的三部曲①，开凿着
我们的路，在我们的路上流浪着，
带着紧逼来的幽灵，而经过了这些
阴影中的海岸，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

① 指上一行的“我”，“我的灵魂和肉体”。

19

看！那怒射着的、滚转着的星球！
看！四面的兄弟星群！一切成群
的恒星和行星；
一切炫眼的白日，一切神秘的夜
晚，带着梦境，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20

这些都属于我们，它们跟我们
在一起，
一切为了初步的必需的工作，而
未成熟的后继者们等待在后面，
我们率领着今日的行列，我们扫
开用来行走的路径，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21

哦，你们西方的女儿们！
哦，你们年青的和年长的女儿们！
哦，你们母亲们和你们妻子们！
你们绝对不能分开，在我们全体
的行列中你们联合起来行进，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22

隐伏在草原上的歌手们！
（别的土地上的穿着尸衣的诗人
们！你们可以睡觉了——你们
已经做完了你们的工作；）
我立刻就听见你们唱着歌前来，
你们很快起来在我们中间一同

举步，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23

不是为了甜蜜的享乐；

不是为了坐褥和拖鞋，不是为了安宁的和沉思的一切；

不是为了安全的、令人生厌的财富，乏味的娱乐也不是为了我们的，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24

贪婪的酒宴者们在酒宴吗？

肥胖的睡眠者们在睡眠吗？他们有没有把门户上了锁并且上了闩？

依然让粗劣的饮食和就地的睡毯属

于我们，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25

黑夜降临了没有？

近来，道路是不是令人疲惫的？

我们有没有失去了勇气而停下来，在路上打盹？

然而我答允你们一小时的瞬间，

在你们的路程上休息，不操心，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26

等到号筒的声音响了，

那老远、老远的黎明的召唤——

听！多么响亮而清晰呀，我听

见它在吹；

快！到军队的前面去！——快！

跃上你们的岗位，

开路者们！哦，开路者们！

一八六五年

田 园 画

从平静的农家谷仓的开着的大门望
　出去，
一片阳光之下的牧场，牛马在吃着草；
雾霭，树列延伸的远景，遥远的地平
　线，消失在烟霞里。

一八六五年

母亲和婴儿

我看见睡着的婴儿，在他母亲的
　怀中踡伏着；
睡着的母亲和婴儿——在静默
　中，我研究着他们很久很久。

一八六五年

鼙鼓声声*

1

哦，歌儿呵，先来一个序曲，
我们城里的骄傲和喜悦，轻轻地
　在绷紧的鼓皮上敲出，
这座城的女护神领导别人向战
　争——她教别人以方法，
她带着轻快的手脚跃起，一分钟
　也不等；

* 这首诗在通常所见的版本中，不用这个题目，就用这首诗的第一行做题目，而《鼙鼓声声》则用作辑名。译者所根据的是《寰球文库》版本的《草叶集》。——这首诗和下面若干首诗均系选自《鼙鼓声声》辑，它们是惠特曼在美国内战时期所写的。

（哦，宏大的城！哦，曼赫顿，我自
　己的、无敌的城！
哦，你呵，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最坚
　强的城呵！哦，比钢铁更坚贞
　的城呵！）
你跃起了！你用决断的手把和平
　的服装抛弃了；
你那柔曼的歌剧音乐改变了，换
　了鼓和笛的声音了；
你领导一切向战争，（那将作为我
　们的序曲，战士的歌，）
曼赫顿的鼙鼓声声领导着一切。

2

我在这城中看见兵士的行列已经
　有四十年了；
四十年作为一个辉煌的行列——

直到，不知不觉地，这拥挤而骚动
的城市的女神，
不眠在她的船群中，和一幢幢屋子
间，和计算不清的财产中，
带着她四周的千百万个孩子——
突然，
在死寂的夜间，南方的消息一到，
她被激怒了，以紧握着的手捶击了
路面。

一个闪电的打击——但夜支持了它，
直到带着恶兆的喧噪，我们的蜂房
倾注出了千万群众，在黎明。

于是，从房屋里，从工场上，跨出一
切门户，
人们骚动地跃起了——看啊！曼赫
顿武装起来了。

3

跟着及时的鼓声，
青年们集合起来了，武装起来了；
机械工人武装起来了，（泥刀，粗
　刨，铁匠的锤子，都被匆促地抛
　在一边了；）
律师离开事务所，武装起来
　了——法官离开法庭；
车夫在街上遗弃他的运货马车，
　跳下来，突然把缰绳丢在马背上；
店员离开柜台——工头，会计员，
　挑夫，都在离开原来的地方；
用共同的意志和手臂，一小队一
　小队在各处集合了；
新兵们，连孩子都有——老人告
　诉他们怎样佩带配备——他们

小心地扣好皮带；
在户外武装着——在户内武装着——毛瑟枪筒的闪光；
白色的篷帐在营地群集——四周有武装的哨兵——太阳升起时的大炮，还有日落时的大炮，
每天有武装的军团到来，穿过这城市，在码头上登轮；
（当他们流着汗，肩上扛着枪枝，大踏步向河岸走去的时候，他们看来多么善良呵！
我多爱他们呵！我多想拥抱他们呵，连同他们棕色的面庞，他们惹满尘埃的衣服和背囊！）
这城市的血液沸腾了——武装！武装！到处是这个呐喊；
旗帜跃出了，从教堂的尖顶上，从一切公共建筑上和仓库上；

眼泪纵横的离别——母亲吻儿
　子——儿子吻母亲；
（母亲是不愿分离的——但她不
　说一句话来挽留他；）
喧嚣的卫护者——警士的行列在
　前引导，肃清道路；
爆发的热忱——群众对于所爱者
　的欢呼；
炮兵队——一尊尊沉默的大炮，
　黄金般闪光，被拉着向前，轻轻
　地碾过石面；
（沉默的大炮呵——立刻就要终
　止你们的沉默了！
立刻，从前车上解了下来，就要开
　始那红色的事业了；）
一切的准备的声音——一切决定
　了的武装；
医院里的服务——外科用的亚麻

布，绷带，药品；
作志愿护士的女子——已经诚恳地
开始工作了——现在不单单是兵
士的行列了；
战争！一个武装的种族在行进！——
迎接战争——决不转向；
战争！尽管它要几星期，几月，甚至
几年——一个武装的种族已经在
行进以迎接战争。

4

在行进的曼赫顿！——哦，好好地
歌唱它啊！
哦，那战地上的勇士生涯！

还有那刚强的炮兵队！
枪炮，闪亮如黄金——巨人的工作

——好好伺候枪炮；
把它们解下来！不要象过去四十
　年似的，只对它们行礼和致敬；
除了火药和填弹塞外，现在再放
　些别的东西进去吧。

5

而你呵，船群中的女护神！你曼
　赫顿！
这骄傲的、友善的、混乱的城市的
　年老的保母呵！
在和平与富足中，你常是沉思着
　的，或者，在你一切的孩子群中
　隐蔽地皱着眉的；
但是现在，你因喜悦而微笑了，欢
　腾的老曼赫顿呵！

一八六五年

一八六一年

武装的年代呵！斗争的年代！
不把优雅的诗章或伤感的情诗献
　给你了，惊人的年代呵！
你不象那一位坐在书桌边含糊地
　唱着柔弱的曲尾的苍白小诗人；
而是象一个直立 的刚强 的男子，
　穿着蓝制服，行进着，肩上扛着
　步枪，
有着骨骼发达的身体和太阳晒黑
　了的面孔和手——在腰带上挂
　着一把刀，
我听见你高声呼啸着——你的嘹
　亮的声音鸣响着越过大陆；

你的男性的声音，哦，年代呵，在
　一座座大城市中升起来，
在曼赫顿的人民中，我看见你在
　曼赫顿的居民之一的一个工人
　身上出现；
你或者大踏步地跨过伊利诺斯和
　印第安纳那边的大草原，
迅速地用弹性的步伐跨过西部地
　方，又走下阿勒干尼山脉；
或者从大湖那边走下来，或者在
　宾夕法尼亚，或者在航行于俄
　亥俄的河里的船板上；
或者在田纳西或肯伯仑的河上向
　南航行，或者在察丹奴加的山
　顶上，
我看见你的步态，我看见你的强
　壮的四肢，穿着蓝制服，带着武
　器，雄健的年代呵；

我听见你的坚决的声音，一次一
　次地掷向前去；
忽然用圆唇的大炮口歌唱起来了
　的年代呵，
我重复地说你，匆忙的、轰响的、
　懊丧的、纷乱的年代呵。

一八六五年



敲啊！敲啊！鼙鼓！

1

敲啊！ 敲啊！ 鼙鼓！——吹啊！喇
　叭！ 吹啊！
你们该穿过窗——穿过门——要
　象无情的力量般爆发开来，
快冲进庄严的教堂里去，去赶散
　祈祷的群众；
快冲进那有学者在研究学问的学
　校里去；
别让新郎安静下来——现在他决
　不该跟他的新娘过快乐的生活；
农夫也不该有任何平静，不能再

耕他的田，收他的谷；
你们鼓呵，要敲打得这样猛烈——你们喇叭呵，要吹得这样尖厉。

2

敲啊！敲啊！鼙鼓！——吹啊！喇叭！吹啊！
快越过城市与城市间的通衢——快越过街上车辆的辘辘；
屋中的床铺在夜间是不是已经为睡眠的人准备好了？谁都不许睡那些床；
白天也不准商人做买卖——不准掮客或投机者存在——他们还要继续干下去吗？
谈话的人还要谈下去吗？歌手还

企图唱歌吗？
律师预备在法庭上站起来向法官
陈述案情吗？
那么鼓呵，敲得快些、重些吧——
你们喇叭呵，吹得狂些吧。

3

敲啊！敲啊！鼙鼓！——吹啊！喇
叭！吹啊！
用不着谈判——别听了劝告就停
下来；
别睬胆小鬼——别睬哭泣的人跟
祈祷的人；
别睬那恳求青年的老人；
别让孩子的喊声跟娘的哀求被听
见；
要使得担架都会把躺在那儿等候

柩车的尸首摇震起来，
哦，你们可怕的鼓啊，要敲得这么
重——你们喇叭啊，要吹得这
么响啊。

一八六五年

船只的城市

船只的城市！
（哦，黑色的船只！哦，凶猛的船只！
哦，美丽的带有尖形船首的汽船和
帆船！）
世界的城市！（因为这儿有一切的
种族；
地球上所有的地域都有送到这儿来
的呈献；）
海洋的城市！匆忙而灿烂的潮汐的
城市！
有欢乐的潮汐不断地涌或退，带着
漩涡和浪花呼啸着来和去的城市！
码头和仓库的城市！大理石和钢铁

的建筑的城市！

骄傲而热情的城市！元气的、疯狂的、放诞的城市！

跳起来吧，哦，城市！不只为了和平，而真正地成为你自己，勇武的城市！

别怕！不要低头于任何典范，除了你自己，哦，城市！

看我！化身为我吧，正如我已化身为你！

我从来没有拒绝你赠给我的一切——你所挑选的，我已经挑选了；

好或坏，我永不疑问你——我爱一切——我不责备任何事物；

我歌唱并赞美属于你的一切——但不再是和平；

在和平时我歌唱和平，但现在战

争的鼓是我的；
战争，红色的战争，是我的穿越你
的市街的歌曲呀，哦，城市！

一八六五年

跨越浅津的骑兵队

一长列队伍，在翠绿的岛屿之间
　蜿蜒；
他们走着蛇形的路线——他们的
　武器在太阳下闪光——听那音
　乐般的铿锵之声呵；
看那银亮的川流呵——还有在河
　中激溅而进的马匹，徘徊着，停
　下来喝水；
看那些褐色面孔的战士呵——每
　一个集团、每一个人是一幅画
　——另一些粗心大意的兵士睡
　在马鞍上；
有几个在对岸出现了——另一些

刚刚跨下浅津——而，
猩红加蔚蓝加雪白，
那骑兵队的旗帜快活地在风中飘
动着。

一八六五年

山腰上的露营

我现在看见我面前有一队行军的
　士兵在停下来；
下面展开着一个肥沃的山谷，那
　里有夏季的果园和谷仓；
后面是一座山的台坛般的腰侧，
　有些地方陡然涌起，耸得很高；
断裂的，散着岩块，还有紧附着的
　杉柏，那高大的形状看来黑黝
　黝的；
许多营火远远近近地散布着，有
　几堆在老远的山上；
战士和马匹的形体象影子，隐现
　着，面积很庞大，闪动着；

而笼罩一切的是天空——天空！远，
远到不可及的地方，撒布出来了，
突破出来了，那永恒的星星。

一八六五年

行进的军团

先是一大簇侦察兵在前进，
时而一声孤零零的枪响，象鞭子的一抽，
　时而一阵不整齐的群射声，
于是密集的行列一步一步地逼向前去，
　拥挤的旅团逼向前去；
黑压压地闪着光，在太阳下艰苦地前进
　着——那些沾满尘土的战士，
一队队依着地形的起伏而上升而下降，
其间散布着炮兵队——轮声隆隆，马儿
　淌汗，
而军团在行进着。

一八六五年

在露营的断续的火焰边

在露营的断续的火焰边，
一个行列绕我蜿蜒，庄严而甜蜜
  而徐缓，——但最初我注意到
那沉睡着的军人们的营帐，那田
  野和树林的模糊的轮廓，
那被一点点熊熊的火光所照亮的
  黑暗——那静寂；
象一个幽灵、或远或近的，一个随
  时出现的形体，在动着；
那灌木丛和树丛，（当我抬起我的
  眼睛时，它们似乎在偷偷地注
  视着我；）
而思念象行列般地蜿蜒，哦，柔和

而奇妙的思念，
关于生和死——关于家和过去的
事和被爱的人，以及对于那些
遥远的事物的思念；
那里有一个庄严而缓慢的行列，
当我坐在地上，
在露营的断续的火焰边。

一八六五年

从田地里
走过来啊，父亲

1

从田地里走过来啊，父亲，我们的彼得有信
　来了；
到前门口来啊，母亲——你亲爱的儿子有
　信来了。

2

看，现在正是秋天；
看，这里的树林，绿得更浓，更黄更红，
使俄亥俄的村庄凉快而甜蜜，有树叶在和

风中颤动；

这里，成熟的苹果挂在果园里，葡萄挂在交
　缠的藤枝上；

（你嗅到藤上葡萄的香味吗？

你嗅到荞麦味吗，那里近来常盘旋着嗡嗡
　的蜜蜂的？）

驾乎一切之上，看，那天空，如此宁静，雨后
　又如此透明，带着炫奇的云彩；

下面也一样，全是平静的，全是蓬勃而美丽
　的——而田禾繁茂地生长着。

3

那边田里的一切都繁茂地生长着；

不过现在，从田地里走过来啊，父亲——
　在女儿的唤声中走过来；

到门口来啊，母亲——到门口来啊，快些。

她尽可能快地赶来——象有点恶兆——她
　的脚步在发抖；
她来不及梳齐头发，也来不及整理头巾。

立刻拆开信封；
哦，这不是我们儿子的笔迹，但签着他的
　名；
哦，一个陌生人的手代我们儿子写了信
　——哦，受了打击的母亲的灵魂！
她眼前的一切昏眩了——发光而漆黑——
　她只抓住几个主要的字；
句子的断片——“胸部枪伤，骑兵队小接
　触，被送进医院，
现在不行，但立刻就会好起来的。”

4

啊，现在，我看见那孤单的形态，

在全部丰饶富裕的俄亥俄和它的一切城
　市、一切田地之中，
她面孔呈出病态的白色，头颅沉重，严重
　地昏厥了，
倚傍着一扇门的柱墩。

"别悲伤，亲爱的母亲，"（刚长大的女儿在
　啜泣中说；
小妹妹们吓做一团，不说话；）
"看，最亲爱的母亲，信上说彼得立刻就会
　好起来的。"

5

唉，可怜的孩子，他永远不会好起来了，
　（也不需要好起来了，那勇敢而单纯的
　灵魂；）
当他们站在家门口的时候，他早已死了；

那独子已经死了。

但那母亲却需要好起来；

她，带着瘦削的身影，立刻穿起黑衣；

白天不吃饭——夜里又睡不安宁，时常
  醒着，

在半夜里醒着，哭泣着，专注而深沉地渴望
  着，

哦，她恐怕会在无形中离开——静静地离
  开生命，逃避开去，

去追随、去寻找她那死了的亲爱的儿子，
  去和他守在一起。

一八六五年



有一夜我在野战场上担当奇异的守卫

有一夜我在野战场上担当奇异的
　守卫；
那天的白天，你——我的儿子，我
　的同志——在我的身边倒下了，
我只看你一眼，你也用你亲爱的
　眼回看了我一眼，那是我永远
　忘不了的；
你躺在地上，伸出手来触了一下
　我的手，哦，孩子啊；
后来我就奔赴战争了，那发生在
　傍晚的战争；
直到夜深，我才得脱身走回这地

方来；

发现你已经这么冰冷地死了，亲

爱的同志——发现你的尸体，

以亲吻作答的儿子呵，（永不会

再在世上这样作答了；）

我把你的面孔露在星光之下——

四面是神奇的景象——温和的

夜风阴凉地吹着；

这时候，我站了好久，就地守夜，

让黑魆魆地围绕着我的战场向

四方伸展；

奇妙的守卫和甜蜜的守卫呵，在

那芬芳的静夜；

但是不流一滴泪，连一声长叹也

没有——我凝望着长久，长久；

然后我半斜着身子坐在地上，靠

近你，手托着下颏；

和你——最亲爱的同志！——在

一起度着甜蜜的时刻，不朽的
神秘的时刻——没有一滴泪，
没有一句话；
静寂的守卫，爱和死的守卫，对于
你——我的儿子，我的战友
——的守卫，
而高空的群星默默地向前移动
了，新的星星又偷偷地向东方
升起了；
对于你这勇敢的孩子的最后的守
卫，（我不能救你啊，你死得太
快了，
我忠实地爱你，当你活着的时候，
我为你操心——我想我们一定
会再相见的；）
守卫到夜的最后的徘徊，恰恰到
黎明的出现，
我于是用毯子把我的同志包了，

把他的形体好好地包了，
用毯子好好地包了，小心地裹没了
头，小心地裹没了脚；
这时候，浴着朝阳，我就在那儿把我
的儿子放进了坟墓，那草草掘成
的坟墓；
这个埋葬就结束了我的奇异的守卫
——夜里的守卫，黑魆魆的野战
场上的守卫；
对于那个以亲吻作答的孩子的守卫，
（永不会再在世上这样作答了；）
对于这很快就阵亡了的同志的守卫
——我永远忘不了的守卫，当白
天亮起来的时候，
我怎样从冰凉的地上站起，用毯子
把我的战友好好地包了，
把他埋葬在，他倒下来的地方。

一八六五年

战场上的一个景象，在灰暗的破晓

战场上的一个景象，在灰暗的破晓，
当我那么早就失眠而走出营帐来，
当我在清凉的空气中在靠近医院营帐的小路上慢慢踱着的时候。
我看见三个形体在担架上躺着，被搬到了那里，没人照料，躺着，
每人身上遮着毯子，有点褐色的大羊毛毯子，
灰色的厚重的毯子，包裹着、遮盖着全身。

我好奇而驻足，静静地站着；

于是我以轻轻的手指从靠近我的
  第一个人面上揭开一点毯子：
你是谁啊，如此憔悴而阴沉、披
  着一头变得很白了的头发、而
  眼睛周围的肉全都深陷了的长
  者？
你是谁啊，我亲爱的同志？

然后我走近第二个—— 你又是谁
  啊，我的孩子，亲爱的？
你是谁啊，双颊上还开着鲜花的
  可爱的男孩？

然后到第三个——一个不是孩子
  也不是老人的面孔，非常平静，
  正如美丽的、黄而兼白的象牙
  做的；
年青的人，我想我认识你——我

想这个面孔就是基督他本人的
面孔，
死了，然而神圣，全人类的兄弟，
他又躺在这里了。

一八六五年

当我辛苦地流浪在弗吉尼亚的树林中

当我辛苦地流浪在弗吉尼亚的树林中,
按着被我的脚踢动了的树叶的细语着的音乐拍子,(因为那时是秋天,)
我注意到在一棵树的脚边有一个战士的墓;
他受了致命的创伤而被埋葬在这隐蔽的处所了,(我能够很容易地明白一切;)
这是我午刻的滞留,然而,上前吧!别耽误了时间——且留下这个印记,

在一块木板上潦草地写了几个
　字，再把它钉在墓旁的树上：
“勇敢的、谨慎的、忠实的、我亲爱
　的同志。”

我沉思了好久，好久，然后继续我
　的流浪生涯；
接着来了许多富于变化的季节，
　和许多生命的景象；
然而有时透过富于变化的季节和
　景象，猛然，在孤独的时候，或者
　在拥挤的街上，
那无名的战士之墓在我面前出现
　了，那在弗吉尼亚的树林中的
　简陋的碑铭出现了：
“勇敢的、谨慎的、忠实的、我亲爱
　的同志。”

一八六五年

老战士的种族

老战士的种族！胜利者的种族！
属于泥土的种族，准备战斗的种
族！向胜利进军的种族！
（不再是轻信的种族，易于容忍的
种族了；）
此后除了它自己的法律以外不再
服从于任何法律的种族；
激情和暴雷雨的种族。

一八六五年

哦，面孔晒黑了的草原上的孩子呵

哦，面孔晒黑了的草原上的孩子呵！
在你来到军营之前，来了许多受欢
　迎的礼物；
来了赞美和馈赠，和滋养的食物，直
　到最后，在新兵中，
你来了，沉默寡言，没有东西给人
　——我们只是互相望着，
然而看呵！超乎世界上一切的礼物
　你给予我了。

一八六五年

向下看呀，
美丽的月亮呵

向下看呀，美丽的月亮呵，浸洗
　这景象吧；
请轻轻地把夜的雨云的洪流倾泻
　到许多惨白的、肿胀的、紫色的
　面孔上吧；
倾泻到许多撒开了双臂的死者身
　上和背上吧，
把你的无约束的光轮倾泻下来
　吧，神圣的月亮呵。

一八六五年

哦，船长！我的船长！*

1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的可
　怕的旅程已经终了，
这只船已经经历了一切风涛，我
　们所追求的酬报也已经得到，
港口已经靠近，我听见了钟声，人
　们全都在欢腾，
这时候，跟踪着这坚毅的船，这勇
　猛的大胆的船，那千万双眼睛：

---

* 这首诗是惠特曼作品中罕有的格律诗，它是纪念林肯总统被刺而写下的。

但是，哦，心啊！ 心啊！ 心啊！
　哦，点点红色的血痕，
　　这里我的船长横卧在甲板上，
　　　倒下了，死得冰冷。

2

哦，船长！我的船长！起来听这钟声；
起来罢——向你，旗帜在飘扬——
　向你，喇叭在震颤地吹响；
向你，花束和扎着缎带的花圈抛来
　——向你，岸上拥挤着人群，
向你，他们呼喊，那动荡的群众，在
　转动他们焦渴的面庞：
　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
　　这只手臂给你的头儿安枕！
　　　这似乎是一个梦，在甲板上
　　　　你倒下了，死得冰冷。

3

我的船长并不回答，他的嘴唇苍白
　而缄默；
我的父亲并不感到我的手臂，他已
　经没有意志和脉搏；
这只船是安全地碇泊了，它的旅程
　已经终了；
从可怕的旅程归来了，这只胜利之
　船，带着赢来的目标：
　欢跃吧，海岸；敲响吧，钟声！
　　但是我，带着悲哀的足音，
　　　徘徊在躺着我船长的甲板上，
　　　　他倒下了，死得冰冷。

一八六五年

今天，战场静下来吧*

（一八六五年五月四日）

1

今天，战场静下来吧；
战士们，让我们收拾起我们的给
　战争磨损了的武器；
并且每一个人带着沉思的灵魂回
　去敬奠
我们的亲爱的统帅之死。

---

* 这首诗也是纪念林肯总统之死的。它与上一首《哦，船长！我的船长！》同收在《林肯总统纪念诗》辑中。

那生命的暴风雨般的斗争不再是为他的了；
也不再是为他的了：那胜利，那失败——那时间的黑暗事件，
追击着，象不尽的云朵越过天空。

2

然而歌唱吧，诗人，以我们的名义；
歌唱我们对于他的爱——因为你，战营的居住者，切实地知道它。

当他们在那儿葬下他的灵柩的时候；
歌唱——当他们给他覆闭泥土的门户的时候——歌唱一首诗吧，
为了战士们的沉重的心。

一八六五年

火　炬

午夜，在西北面的海岸上，一群渔
　夫在站着守望；
湖，在他们面前展开，湖上有别的
　渔夫在用鱼叉捕捉鲑鱼；
那独木舟，一个朦胧的影子，穿越
　黑暗的水面而移动，
在船首佩着一支烈焰熊熊的火炬。

一八六五年

我听见你，庄严而可爱的风琴的鸣奏呵

我听见你，庄严而可爱的风琴的
　鸣奏呵，当上星期日早晨我经
　过教堂的时候；
秋季的风啊！——当黄昏，我在
　林中行走的时候，我听见你的
　拉长了的太息，在升上来，那么
　哀伤；
我听见那完美的意大利男高音，
　在歌剧里唱着——我听见女高
　音在四重唱当中唱着；
……我之所爱者的心啊！——我
　也听见你，在低声喃语着，穿

过许多围着我的头的手腕之一；
听见你的脉搏昨夜在我耳朵底下敲
着小钟，当一切都已静止的时候。

一八六五年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己”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己”——一个
　单纯的、各别的人；
然而说出“德谟克拉蒂克”[1]这个
　字，“大众”这个字。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
不单是状貌，不单是头脑值得吟
　唱——我说完整的“形体”更远
　远值得吟唱；
我歌唱和“男性”平等的“女性”。

---

① “德谟克拉蒂克”，意为民主的。

有着充沛了热情、脉搏、和力量的
　“生命”的人，
欢乐的——在神圣的法则之下形
　成的、适于最自由的行动的人，
我歌唱这样的“现代的人”。

一八六七年

眼　　泪

眼泪！眼泪！眼泪！
在夜里，在孤独中，眼泪；
在苍白的岸边滴下，滴下，吸入了沙土；
眼泪——没有一颗星在发光——全是黑
　暗又荒凉；
湿漉漉的眼泪从遮掩着的脸上滴下：
——哦，那魂灵是谁？——那暗中的形
　体，流着眼泪？
那混沌的一块，弯曲着，跪伏在那边沙土
　上的是什么？
流泻着眼泪——啜泣着眼泪——痛楚，
　被疯狂的哭喊哽塞住；
哦，暴雷雨，具体的，在升起来，在以迅疾

的脚步扫过海岸！

哦，野蛮而可怕的夜之雷雨，夹着狂风！

哦，噎塞而力竭！

哦，暗影，在白天是那么沉着而端庄，带着安静的容貌和有节制的步伐；

但是到了黑夜，在你逃跑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哦，于是来了开放的海洋般的

眼泪！眼泪！眼泪！

一八六七年

赛 跑 者

在平坦的路上跑着训练有素的赛跑者；
他瘦削而有筋力，两腿肌肉发达；
他的衣服很薄——他跑的时候向前俯
　冲，
把拳头轻握，把双臂略提。

一八六七年

最后的祈愿

1

在最后，柔顺地，
从强力的、作为堡垒的房屋的墙壁里，
从一重重铁锁的封闭中——从关得很紧
　的门户的坚守中，
你让我漂去吧。

2

你让我没有声息地滑向前去吧；
用柔顺的钥匙开开了锁——用一声耳语，
把一重重门打开吧，哦，“灵魂”呵！

3

要柔顺！不要焦躁！
（你的把持是坚牢的，哦，人的肉
　体呵！
你的把持是坚牢的，哦，爱！）

一八六八年

上 帝 们*

1

“无穷”——“整体”的思想呵！
你做我的上帝吧。

2

神圣的爱者，完美的同志，
等待着，然而满足，还看不见，然
　而确定，

---

* 这首诗是惠特曼的泛神论的具体说明。有的版本这首诗只有六个诗节，二十一行。

你做我的上帝吧。

3

你——你，“理想的人”！
正直，有才能，美丽，满足，有爱心，
体格上完整，精神上博大，
你做我的上帝吧。

4

哦，“死”呵——（“生”已经完成它
　的任务了；）
天堂那巨厦的开启者和向导者！
你做我的上帝吧。

5

任何事物，任何事物，只要是最强的，最好的，我看见的，想到的，或知道的，
（哦，灵魂呵，只要是能够解放你——解开你这个死结的，）
你做我的上帝吧。

6

或者你，固有的“大义”，无论什么时候总在行进着的；
一切伟大的思想，作为一切种族的抱负的，
一切教你欢腾、使你获得解放的东西，我的灵魂呵！

一切英雄主义，那专注的热心家们的
　事业，
你们都做我的上帝吧！

7

或者，时间和空间！
或者那神圣而奇妙的地球的形相！
或者我自己身上的形相——或者某一
　个优美的形相，我看见就崇拜的，
或者太阳，那光辉的金轮，或者夜空的
　星球：
你们都做我的上帝吧。

一八七〇年

夜里，在海边

1

夜里，在海边，
站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父亲在一起，
注视着东方，秋季的天空。

向上，穿过黑暗，
当劫掠的云，埋葬一切的云，散布着黑
　色的大块，
更低的，阴沉而迅速地，斜劈下天空的
　时候，
在东方还剩下的一条清朗透明的光带
　之间，

向上升起了权威的木星，巨大而沉静；
靠近它旁边，稍高一点的地方，
泛泳着精美的七兄弟，那金牛星座。[1]

2

在海边，那孩子，握住了她父亲的手，
向着这些丧葬而下的、胜利的、立刻
　吞食了一切星星的云
注视着，悄悄地哭泣了。

别哭，孩子，
别哭，亲爱的，
让我用亲吻来拭去你的眼泪；
劫掠的云不会长久胜利，

---

① 这首诗里的“七兄弟”，在有些版本里作“七姊妹”。

它们不会长久占有天空——只会虚幻地吞食星星；
木星会出现——忍耐些——过几天，夜里再来看——金牛星座也会再出现，
它们是不朽的——这一切星星，不论银色的，金色的，都会再发光，
大的星星和小的星星都会再发光——它们忍受得住；
许多巨大的不朽的恒星，许多长久忍受得住的沉思的卫星，会再发光。

3

那么，最亲爱的孩子，你只为木星悲悼吗？
你只关心星星的被埋葬吗？

有一种东西，
（用我的唇吻抚慰你，我再向你耳语，
我给你初步的意见，问题，和暗示，）
有一种东西会比星星更加永久，
（许多丧葬，许多白天和夜晚，过去了，）
有一种东西会更长久地存在，比之于那
　光辉的木星，
比之于太阳，或任何绕转着的卫星，
或辉煌的七兄弟，那金牛星座。

一八七一年

滑过一切

滑过一切，穿过一切，
穿过自然，时间，和空间，
象一只船在水上前进，
航程，属于灵魂——不单属于生命，
死亡，我将歌唱许多死亡。

一八七一年

向军旗敬礼的黑种妇人*

（对一八六四年的回忆）

1

你是谁呀，黑妇人，这么龙钟，几乎不象
　人样，
头上白发蓬松，缠着头巾，赤着一双脚？
你为什么向军旗致敬呀，出现在这儿路角？

---

*　这首诗与《哦，船长！我的船长！》一样，是在惠特曼的自由诗中所罕见的一首有格律的诗。

2

（那是当我们的军队布阵在卡罗来纳
　的沙土上和松林里的时候，
你，埃塞俄比亚人呵，从你茅舍的门里
　冲出，来到我跟前，
那时候，在刚勇的薛尔曼① 将军的领
　导之下，我正在进军向海岸的前
　线。）

3

"我呀，先生，我自从离开了爹娘，快百
　年了，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们就捉住

① 薛尔曼将军，美国内战时北军将领。

了我，象捉野兽一样；
然后那凶残的奴隶贩子就带我过了
海，到了这地方。”

4

她不再讲下去了，但是她整天在那儿
徘徊，
她摇着她那高缠着头巾的头，转动着
她那朦胧的眼睛，
对行过的军团和军旗致敬。

5

这是什么意思呀，厄运的妇人——这
么老眼昏花，几乎不象人样？
你为什么摇头呀，缠着红、黄、绿三色
的头巾？

是不是你所看见的或已经看见的情境
　是这么希奇而惊人？

一八七一年

别 战 士

别了，哦，战士呵！

你，在粗猛的从军号召之下的你呵，(我们都在从军，)

那迅速的行军，那战营中的生活，

那敌对的前线上的、白热的战斗，那长久的演习，

那红色的战争，满是杀戮，那刺激，那强烈的、可怕的角逐，

那使一切勇敢而丈夫气概的心灵着魔的力，那通过你和你的同类而全被填满了的、一连串的时间，

填满了战争和战争的一切声色。

别了，亲爱的同志！
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更富
　于战斗性的，
我自己和我这善战的灵魂，
还依旧紧系着我们自己的出征的事业，
并且穿越埋伏着一列列敌人的陌生的路，
穿越许多严重的失败和许多危机，时常
　被击倒，
而在这儿进军，永远在向前进军，一个
　决定胜负的战争——永远，在这儿，
给予更猛烈、更强力的战争以声色。

一八七一年

双鹰的嬉戏

我在沿河的路边行走着，（我午前的散步，
　我的休息，）
忽听得空中有一个突发的、闷塞的声音在
　向上升起，那是双鹰的嬉戏，
是突进着的、相互间热情的接触，在高阔的
　空间，
那紧扼着的、互钩着的爪子，是一具活生
　生的、凶猛的、回旋着的轮子，
那四只击拍着的翼翅，两只尖喙，是紧紧地
　抓着的、起着漩涡的一团，
在滚动着的、旋转着的、成群的连环中，向
　地面直跌下来，
直到越过河面才保持平衡了，一双，然而仍

是一个整体，安静了一会儿功夫，
在空中稳静不动地并翔，然后分离，松了
爪子，
再向上用慢而坚定的羽翼斜劈而去，他
们各自分头飞行，
她向着她的目的物，他向着他的目的物，
去分头追寻。

一八八〇年

一个清澈的午夜

这是你的时辰了，哦，灵魂呵，你向无
　言之域的自由飞行，
离开书本，离开艺术，抹去了的日子，
　结束了的课程，
你全部向前涌现着，静静的，凝视着、
　沉思着你最爱的主题。
夜，睡眠，还有星星。①

一八八一年

① 这一行诗在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二年版《草叶集》中作："夜，睡眠，死亡，还有星星。"

钟声的哭泣

（一八八一年九月十九日——二十日，午夜）

钟声的哭泣，突如其来的噩耗传遍各处，
酣眠者起来了，人民之间同情和理解，
（他们在黑暗中全都充分地知道了那信息，
全都充分地回应着，共鸣着，在他们的胸
　中，他们的脑子里，那悲哀的反应，）
深切的钟鸣，铿锵的声音——从城市到城
　市，接连着，响着，经过着，
一个国家在夜间的、那些心脏的搏动啊。

一八八一年

大路之歌

1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
面前,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到我想去的地方。

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从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踌躇,也不要求什
么,
消除了家中的嗔怨,放下了书本,停止
了苛酷的非难。
我强壮而满足地走在大路上。

地球，有了它就够了，
我不要求星星们更和我接近，
我知道它们所在的地位很适宜，
我知道它们能够满足属于它们的一切。

（但在这里，我仍然背负着我多年的心爱
　的包袱，
我背负着他们，男人和女人，我背负着他
　们到我所到的任何地方。
我发誓，要我离弃了他们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满足了我的心，我也要使自己充满
　他们的心。）

2

你，我走着，并且四处观望着的路哟，
　我相信你不是这里的一切，

我相信在这里还有许多我没有法子看
　到的。

这里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深刻榜样：没
　有偏爱，也没有拒绝，
鬈头发的黑人，罪犯，残废者，目不识
　丁的人，都不被拒绝，
诞生，延请医生者的匆忙，乞丐的蹀
　躞，醉汉的摇摆，工匠的哗笑之群，
逃亡的青年，富人的马车，纨袴子弟，
　私奔的男女，
早起赶集的人，柩车，家具往镇上的搬
　运又从镇上搬运回来，
他们走过，我也走过，一切都走过，一
　切不会受到禁止，
这里一切都会接受，一切对我都是可
　爱的。

3

你，给我以说话的气息的空气哟！

你们，把我的意思从空泛模糊中召唤出来并给它们以具象的物体哟！

你，在均匀的阵雨中包被了我和万物的光辉哟！

你们，路旁崎岖山洞中荒废了的小道哟！

我相信你们蕴蓄着不可视见的生命，你们对于我是这样的可爱。

你们，城市里铺着石板的街道哟！你们，地边上的边石哟！

你们，渡船，你们，码头上的舢板和桅杆，你们，木材堆积着的两岸，你们，远方的船舶哟！

你们，一排排的房子，你们，有着窗棂的前厦，你们，屋顶哟！

你们，走廊和门口，你们，山墙和
　铁门哟！
你们，窗户，通过你们的透明的玻
　璃，就会看透一切，
你们，门和台阶和拱门哟！
你们，无尽的大路的灰色铺石，你
　们，踏平的十字路哟！
从一切接触过你们的人或物身上，
　我相信你们都吸收了一些什么
　作为你们自己的一部分，而现
　在又要暗中传播给我，
在你们冷漠无情的表面上，都有
　古往今来一切人的遗迹，他们
　的灵魂我看得清楚，而且对我
　是可爱的。

4

地球从左边和右边扩展开来，
生动的图画，各部分都放着最美
　的光辉，
音乐在需要着的地方演奏，在不
　需要的地方停止，
这大路上的快乐呼声，这大路上
　的快乐的新鲜的感情。

啊，我所走着的大路哟！你们对我
　说过“别离开我”么？
你不是说过“别冒险——假如你
　离开我，你便迷失”么？
你不是说过“我已经准备好了，我
　已锻炼得很好，我所说的必得
　作到，别离开我”么？

啊，大路哟，但我回答你，我不是怕
　离开你，乃是我爱着你，
你表达我的心意，比我自己表达的
　彻底，
对我说来，你比我的诗歌将更有意
　义，更有价值。

我想英雄的事业都在露天之中产生，
　一切自由的诗歌也是一样，
我想我可以站在这里，而且表演出
　奇迹，
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
　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
我想我所看到的无论何人都必快乐。

5

从这时候起我使我自己自由而不
　受限制，
我走到我所愿去的地方，我完全
　而绝对地主持着我自己，
听着别人的话，深思着他们所说的，
踌躇，探索，接受，冥想，
温和地，但必须怀着不可抗拒的
　意志从束缚着我的桎梏下解放
　我自己。

我在广大的空间里呼吸，
东边和西边属于我自己，北边和
　南边也属于我自己。

我比我自己所想象的还要巨大，

美好，
我从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多的美好
品质。

一切对于我都是美丽的，
我可以对男人和女人再三地说，
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对你们也
要如此，
一路上我要补养你们和我自己，
一路上我要把我自己散布在男人
和女人中间，
在他们中间投入一种新的喜悦和
力量，
谁反对了我不能使我苦恼，
谁容受了我，他或她便受到祝福，
也将为我祝福。

6

现在，假使有一千个完美的男人
　出现，那也不足使我诧异，
现在，假使有一千个秀丽的女人
　出现，那也不足使我惊奇。

现在我看出了优秀人物的创造之
　神秘，
那就是在露天之中生长，并和大
　地一同食，息。

一桩伟大的个人行为在这里有施
　展的余地，
（这样的行为把握着全人类的心，
它发出的毅力和意志可以粉碎法
　律并嘲弄着一切的权威，和一

切反对者的争论。)

这里是智慧的考验，
智慧不是最后在学校里受到考验，
智慧不能从有智慧的人传给没有
智慧的人，
智慧是属于灵魂的，是不能证明
的，它本身便是自己的证明，
应用于一切时期，一切事物，一切
美德而无不足，
是一切事物之现实及不可灭的必
然，是一切事物之精义，
浮在一切事物的现象之中的一种
东西将它从灵魂里面导引出来。

现在我再考虑哲学和宗教，
它们在讲堂里可能证明不错，然
而在广阔的云彩之下，田野之

间与流泉之旁，却一无是处。
这里是现实，
这里一个人被检验着，他看出自
己究竟有些什么本领和修养。
过去，未来，威严，爱情，——假使
它们对于你是空无的，那你对
于他们便也是空无的。

只有一切东西的核心能够给人补养；
那替你和我撕去了一切东西的外
皮的人在何处呢？
那替你和我拆穿阴谋，揭露蒙蔽的
人在何处呢？

这便是一种附着力，那不是预先
安排好的，那乃是一种巧合；
当你走过，为陌生的人所爱的时
候，你知道那是什么？

你知道那些转动着的眼珠子说着
　些什么？

7

这里便是灵魂的流露，
灵魂的流露，通过树荫隐蔽的大
　门来自里面，并永久引起人们
　的疑问，
这些希望是为着什么，在黑暗中
　的思考是为着什么？
为什么当男人女人们接近我的时
　候，阳光会透入我的血液？
为什么当他们离开了我，我的快
　乐的旗帜即已偃息？
为什么我从那些树下走过的时
　候，总会给我以开扩而和谐的
　思想？

(我想它们不分冬夏挂在那些树
　上，当我走过，总有果实落了下
　来。)
我如此迅速地和陌生人心领神会
　的是什么？
当我和马夫并坐驰驱的时候，彼
　此心领神会的是什么？
当我从河岸走过且停息下来，和
　一个拉着大网的渔夫心领神会
　的是什么？
使我随意接受一个女人和男人的
　祝福的是什么？使他们随意接
　受我的祝福的又是什么？

8

灵魂的流露是快乐，这里便是快乐，
我想它正弥漫在空中，永远等待着，

现在它向我们流来了，我们正好
　接受它。

这里出现了一种流动而有附着性
　的东西，
这流动而有附着性的东西便是男
　人和女人的清鲜和甘甜，
（这不断从自身散发出来的清鲜
　和甘甜，不亚于每天从根里生
　出芽来的晨间的香草。）
向着这流动而有附着性的东西，
　有老年人和青年人的爱的血汗
　流去，
从它那里滴下超越一切美一切艺
　能的美妙，
向着它起伏着战栗地渴望着接触
　的苦痛。

9

走呀！无论你是谁都来和我同行吧！
和我同行，你们将永不会感到疲倦。

地球也永不会让你们疲倦，
地球当初是粗陋的，沉默的，不可知
　的，“自然”在当初也是粗陋和不可
　知的，
别退缩吧，继续前进，那里有深藏着的
　神圣的东西，
我敢向你发誓，那里有着神圣的东西
　比言语所能形容的还要美丽。

走呀！我们不要在此停留，
无论这里的储藏多么丰富，无论这里

的住宅多么舒适，我们不能在
此停留，
无论这里的门岸建筑得多么好，
无论这里的水面多么平静，我
们不要在此下锚，
无论我们周围的款待多么殷勤，
我们也只作片刻的应酬。

10

走呀！那种引诱将是更大的，
我们将航过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们将到风吹浪打的地方，到美
国人的海船张起了帆飞速前进
的地方。

走呀！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
健康，勇敢，快乐，自尊，好奇；

走呀！从一切的法规中走出来！
从你们的法规中，啊，你们这些盲目
　的和没有灵魂的神父哟！

腐臭的死尸阻塞在路上——应该赶
　快埋葬了。

走呀！但还得小心！
和我同行的人需要热血，肌肉，坚忍，
没有人可以作这试验，除非他或她
　勇敢和健全，
假使你已经耗损了你自己生命的精
　华，望你不必到这里来，
只有着健康和坚强的身体的人们才
　可以来，
这里不许有病人，纵酒者，和花柳病
　传染者。

（我和我的同伴不用论证，比喻，
　诗歌来说服人，
我们用我们的存在来说服人。）

11

听呀！我将和你推诚相见，
我不给古老的光滑的奖品，只给
　你新的粗糙的奖品，
你必会遇到这样的日子：
你将不积蓄所谓财富一类的东西，
你将以慷慨的手分散你所获得和
　成就了的一切，
你刚达到你要去的那城池，还没
　有满足地安顿下来，你又被一
　种不可抗拒的叫唤，叫了开去，
你将被那些留在你后面的人讥笑
　和嘲弄，

你接受了爱情的招手以后，只能以
　别离时的热情的亲吻作为回答，
你将不让那些向你伸出了手的人
　紧握着你。

12

走呀！跟在伟大的同伴们之后，作
　他们的一员吧！
他们也在路上走着，——他们也
　是迅速而庄严的男人，——她
　们是最伟大的女人，
海的宁静和海的狂暴的欣赏者，
驾驶过许多航船的水手，走过了
　许多路程的旅行者，
许多远方国家的常往者，遥远的
　地方的常往者，
男人和女人的信托人，城市的观

察者，孤独的劳动者，
望着草丛，花朵，海边上的介壳徘徊而沉思的人，
结婚舞的舞蹈者，参加婚礼的贺客，孩子的温和的扶助者，孩子的养育者，
叛乱的兵士，守墓者，运柩夫，
四季不停的旅行者，年年不停的旅行者，他们所经过的日子，总是一年比一年新奇，
旅行者，有着自己的不同的阶段，就象和他们一起旅行的同伴，
旅行者，从潜伏的未被实现的婴孩时代迈步前进，
旅行者，快乐地走着，经过了青年，壮年，和老年，
经过了丰富，无比，和满足的妇人时代。

旅行者，经过了女人和男人的庄
　严的老年时代，
老年时代，和平，开朗，与宇宙同
　其广阔，
老年时代，对于可喜的行将来临
　的死亡解脱，感到达观，自由。

13

走呀！向着那无始无终的地方走去，
白天行走，夜里休息，要备尝艰
　苦，
将一切都融汇在你们所走过的旅
　程之中，融汇在你们所度过的
　白天和黑夜里，
更将它们融汇在将要开始的更崇
　高的途程中，
不要观看任何地方的任何东西，

只看着你可以达到而且超越的
东西，
不要想到任何时间，不管它多么
久远，你只想到你可以达到而
且越过的时间，
不要上下观望其他的道路，你只
注意那伸展在你的面前等待着
你的一条，无论多长，总是那伸
展在你的面前等待着你的一条，
不要注意任何神或人的存在态度，
只注意到你也同样可以达到的
境界，
你所要占有的，只是你可以占有，
可以不花劳力不付代价即可享
受的一切，你食用全席，而不只
是啖尝一脔，
你享受农人的最优良的农田和富
人的别墅，享受着幸福的新婚

者的纯洁的福祉，果园中的果
实和花园中的花朵，
你从你经过的一切稠密的城市中
取得所需，
以后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都随
身带着建筑和街道，
你从你遇见的人们的脑子里摄取
他们的智慧，从他们的心中摄
取他们的爱情，
你把你爱的人带着和你一同上路，
尽管事实上你把他们留下并未
带走，
你知道宇宙自身也是一条大路，
是许多大路，为旅行着的灵魂
所安排的许多大路。

为着让灵魂前进，一切都让开道路，
一切宗教，一切具体的东西，艺

术，政府，——一切过去和现在
出现在这个地球上面，或任何
地球上面的东西，在顺着宇宙
的宏大的道路前进着的灵魂的
队伍之前，都已退避到隐僻处
和角落里去了。

男人和女人的灵魂顺着宇宙的大
路前进，对于它，所有别的前进，
只是一些必要的标帜和基础。

永远活着，永远前进，
一切庄严的，肃穆的，悲哀的，后
退的，受了挫折的，疯狂的，骚乱
的，怯弱的，不满足的，
绝望的，骄傲的，宽纵的，带着疾
病的，人所欢迎的，人所拒绝的，
他们都在走，他们都在走哟！我

知道他们在走，但我不知道他
　们要走向哪里？
但我知道他们是向着最美好的一
　切前进——向着一种伟大的目
　标前进。

无论你是谁，前进呀！男人或女
　人们都前进呀！
你不要躲在屋子里贪睡和虚耗光
　阴，虽然那屋子是你建筑的，或
　为你建筑的。

从黑暗的禁锢之中出来！从幕幔
　的后面出来吧！
申说是无用的，我知道一切，且要
　将一切都揭开。

我已看穿了你也不比别人好，

从人们的欢笑、跳舞，飨宴，饮啜，
从衣服和装饰的里面，从洗洁了
　的，修整了的面容里，
可以看出一种暗藏的，默默的厌
　恶和失望。

丈夫，妻子和朋友之间，对各自内
　心的一切也彼此讳莫如深，
另外一个自我，每个人的副本，总
　在闪闪躲躲隐隐藏藏，
无形，无声，通过了城市里的街
　道，在客厅里殷勤而有礼，
在铁道上的火车里，在汽船上，在
　公共会场，
在男人和女人的家里，在餐桌上，
　在寝室中，在无论何处，
穿着盛装，面带笑容，相貌端正，
　在胸膛下面藏着死，在头骨里

隐着灭亡，
在绒呢和手套下面，在缎带和纸
花下面，
做得非常美好，绝不说到它自己，
说着别的一切事，但绝不说到自己。

14

走呀！通过了奋斗和战争！
已经认定了的目标不能再改换。

过去的奋斗成功了么？
是谁成功的？你自己呢？你的国家
呢？自然呢？
你要知道——事物的要旨是这样
的，从任何一项成功，都产生出
某种东西，使更伟大的斗争成
为必要。

我的号召乃是战争的号召，我培
  植了反叛的行为，
和我同行的人，必须武装齐备，
和我同行的人常常会饮食不足，
  遭受贫穷，遇到强敌，伙伴的
  背弃。

15

走呀！大路展开来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是安全的，——我已经试验过
  ——我自己的两足已经试验过
  ——别再耽延吧！
让没有写过字的纸放在桌子上不
  要乱写，让没有看过的书放在
  架上不要乱翻！
让工具放在工厂里，让金钱没有

到手吧！

让学校都开着，别管那些教师的叫喊！

让说教者在教堂中说教，让律师在法庭上争辩，让法官去解释法律。

伙伴哟！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比黄金还宝贵的我的爱，

我在说教和解释法律以前给你我自己！

你也给我你自己么？你也来和我同行么？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能忠实相依而不分离么？

欢乐之歌

啊，怀着最欢乐的心情歌唱呀！
歌中充满了音乐——充满了男子
　气概，女人心肠，赤子之心呀！
充满了寻常的劳动气息，——充
　满了谷物和树木。

啊，歌唱动物的声音，——啊，歌
　唱鱼类的敏捷和平衡！
啊，在一首歌里歌唱雨滴的淅沥！
啊，在一首歌里歌唱阳光和涛浪
　的流动！

啊，我的精神多么欢乐呀！——

它是无拘无束的——它如同闪
电般飞射！
仅有这个地球和一定的时间是不
够的，
我要有千万个地球和全部的时间。

啊，司机的欢乐呀！他和一辆火
车头一齐前进！
听着蒸气的嘘声，快乐的叫声，汽
笛的啸声和火车头的欢笑呀！
不可抗拒地向前推进并飞快地消
失到远方。

啊，在田野和山陬之上的欢快的
逛游呀！
最平凡的杂草的叶和花，树林里
面的润湿清新的寂静，
黎明时大地之微妙的清香，一直

香遍了午前。

啊，男骑士与女骑士的欢乐呀！
鞍韂，疾驰，加在马背上的压力，
从耳际和发上掠过的凉风。

啊，救火员的欢乐呀！
在深夜我听到警报声，
我听到铃声，喊叫，我通过人群，
我奔跑着！
看到了火焰使我狂欢。

啊，膂力强壮的斗士是多么欢乐呀！他神采奕奕地兀立在竞技场上，精力充沛，渴望着和他的对手相见。

啊，宏大的海阔天空的同情的欢

乐呀！那只有人类的灵魂才能
产生，才能滔滔不绝的流出。

啊，母亲的欢乐呀！
细心守护，忍苦耐劳，怜爱，苦恼，
忍耐地抚育着新生命。

啊，繁殖，生长和康复的欢乐呀！
抚慰和解的欢乐，谐和一致的欢乐。

啊，回到我所诞生的地方吧，
再听到鸟雀的歌唱，
再漫步于屋舍和仓房的周围，再
漫步于田野之上，
再漫步于果树园中，再漫步于古
老的小巷。

啊，我曾经生长在海港，礁湖，溪

水，或者海边上，
我要在那里继续劳动一辈子，
盐性的潮湿的气味，海岸，浅水中
露出的海草，
渔人的工作，捕鳗者和拾蚌者的
工作．
我带着我的蚌铲和锄来了，我带
着鳗叉来了，
海潮退去了么？我加入到沙地上
拾蚌者的人群里，
我和他们一起欢笑和工作，我在
我的工作的时候说说笑笑，就
象一个生气蓬勃的少年；
在冬天，我拉着鳗筐，拿着鳗叉，
徒步行走在冰上，——我有一
柄凿冰孔的小斧，
你看我装束整齐，快乐地走出，或
者在黄昏时归来，我那一伙强

壮的少年们伴随着我，
我那一伙成人或半成人的青年们，他们和任何别人在一起都不如和我在一起那样欢喜，
他们白天和我一起工作，夜间和我一起睡眠。

有一次在天气温暖的时候，我乘着小舟出去，捞起借着石块的重量沉下去捕海虾的筐儿，（因为我知道浮标，）
啊，日出之前当我在水上向着浮标划行时我感觉到五月清晨的甜美啊，
我放倒柳条的筐儿，当我把暗绿色的海虾取出时，它们用脚爪拚命挣扎，我在它们的两螯之间插入木钉。

我一处又一处的到所有的地方
　去，然后又划着船回到海岸来，
那里在一大锅滚水里，海虾的颜
　色变成了深红。

又有一次去捕捉鲭鱼，
这些鱼疯狂贪食，很容易上钩，它
　们靠近水面，几哩内的水里到
　处都是它们；
又有一次在卡沙比克海湾捕捉石
　鱼，我便是脸色黑红的船员之
　一；
又有一次在巴门诺克海外追逐鲹
　鱼，我的身躯屹然站立着，
左脚踏在船舷上，右手把细绳的
　网远远撒去，
在我的周围看见五十只小船，陪
　伴着我，迅速地穿来穿去。

啊，河上的荡舟呀！
航行在圣罗凌士河，看见壮丽的
　风景和汽船，
航行在千群岛，偶然遇到木筏和
　持着长桨的筏夫，
筏上有小屋，每当晚炊的时候筏
　上冒着青烟。

（啊，这是有毒而可怕的东西呀！
是距离渺小而虔信的生活很远的
　东西呀！
是得不到证明，在迷惘中的东西呀！
从隐处逃遁并自由驰驱着的东西。）

啊，在矿坑里的工作，或在铸铁，
铸造厂的铸铁，铸造厂本身，粗糙
　而高耸的屋顶，广大而阴暗的

空间，
熔铁炉，灼热的熔液倾泻着，奔
流着。

啊，再说兵士们的欢乐吧！
感觉到有一个勇敢的指挥官来
到，——感觉到他的同情，
看到他的镇静沉着，——在他的
微笑的光辉中，感到温暖。
走上战场，——听到喇叭吹奏，战
鼓冬冬，
听到炮声隆隆，——看见刺刀和
步枪在日光中闪烁，
看到人们倒下死亡而无怨，
尝到野蛮的血腥滋味——它是多
么可怕呀！
心满意足地看到敌人伤亡。

啊，捕鲸者的欢乐呀！啊，我又重
　作我旧日的巡游！
我觉到下面船只的动荡，我觉到
　大西洋的海风吹拂着我，
我重新听到从桅杆顶上传来的叫
　喊声，“那里——鲸鱼在喷水！”
我重新跳上辘轳和其余的人一起
　眺望着，我们兴奋得发狂的走
　下来，
我跳到小船上，我们向着掳获物
　所躺着的地方划去，
我们悄悄地一声不响地来到，我
　看见浑噩的庞然巨物晒着太
　阳，
我看见手执鲸叉的人站了起来，
　我看见鲸叉从他强有力的手臂
　上投掷出去，
啊，负伤的鲸鱼又迅疾地向海洋

外面游去，迎着风，有时停下，有时游着，拖拽着我，

我又看见它仰起头来呼吸，我们又划拢去，

我看见矛头穿入它的胁下，变成很深的创口，

我们又向后退去，我看见它又沉下去，生命很快的就要离开它了，

当它伸出头时它喷着血，我看见它游行的圈子愈缩愈小，迅疾地搅着水，——我看见它死去，

它在漩涡的中心痉挛地一跳，然后在血沫之中平躺着不再动了。

啊，我的老年时代，我的最高贵的欢乐呀！

我有着满堂的子孙，我的须发已经斑白，

由于我高年长寿，我有广大的气
　概，宁静，威严。

啊，妇人的成熟的欢乐呀！啊，最
　后的幸福呀！
我已过了八十岁，我是最可尊敬
　的母亲，
我的心地如何的明净，所有的人
　如何的亲近着我！
这比以前更能吸引人的魅力是什
　么？这比青年的花朵更美丽的
　花儿是什么？
这刚到我身上来又要离去的美是
　什么？

啊，演说家的欢乐呀！
挺起胸膛，从胁部和喉咙滚出了
　巨雷的声音，

使人民随着你愤怒，叹息，仇恨，
　和盼望，
引导着全美洲，——以伟大的喉
　舌说服了全美洲。

啊，我的灵魂依于自身而取得均
　衡的欢乐，通过它认识到自己，
　并热爱着这些物质，观察着它
　们的特性，并吸收它们，
我的灵魂通过视觉，听觉，触觉，
　理性，言语，比较，记忆，回荡到
　我自己，
我的感觉和肉体之真实的生命超
　越我的感觉和肉体，
我的身体是物质造成的，我的视
　觉是物质的眼造成的，
今天却无法分辩地为我证明了，
　最后看见的不是我的物质的眼，

最后爱恋，行走，欢笑，呼叫，拥抱，
　生殖的也不是我的物质的身体。

啊，农人的欢乐呀！
俄亥俄人的，伊里诺斯人的，威斯康
　星人的，坎拿大人的，依阿华人的，
　堪萨斯人的，密苏里人的，俄勒
　冈人的欢乐呀！
破晓时起来敏捷地进行着工作，
在秋天耕犁着土地为了冬天播种，
在春天耕犁着土地为了种上玉蜀黍，
在秋天修整果园，为树木接枝，采集
　苹果。

啊，在游泳池中，或者在海岸上最适
　宜的地方洗澡，
溅泼着水呀！涉着没踝的海水，或
　者赤裸着身子沿着海岸奔跑。

啊，去充分认识空间呀！
一切丰足，浩无边际，
和天空，太阳，月亮和行云合为一体。

啊，一个男子自立的欢乐呀！
不对任何人卑躬屈节，不服从任何人，
　任何已知或未知的暴君，
昂然行走，轻快而自得的步态，
以宁静的目光或以光辉的眼睛观望，
从宽阔的胸膛倾吐出深沉而嘹亮的
　声音，
以你的人格面向着大地之上的所有其
　他的人格。

你知道青年人的最大的欢乐么？
你知道遇见亲爱的伙伴，听到快活的
　话语，见到欢笑的脸面的欢乐么？

你知道愉快的光辉的白天的欢乐，畅
　快地游戏的欢乐么？
你知道甜美音乐的欢乐，灯烛辉
　煌的舞厅和舞蹈者的欢乐么？
你知道丰筵盛馔，痛饮狂欢的欢乐么？

但是，啊，我的至上的灵魂呀！
你知道沉思默想的欢乐么？
你知道自由而寂寞的心中，温柔而忧
　郁的心中的欢乐么？
你知道孤独行路，委顿然而高傲的精神，
　受难和斗争的欢乐么？
你知道痛楚，恍惚，不分昼夜庄严沉思
　的欢乐么？
你知道想到“死”，想到硕大无垠的“时”
　与“空”的欢乐么？
你知道预想到更美好更崇高的爱的理
　想，预想到完美无疵的妻，甜蜜，永久，

完美的伴侣的欢乐么？
所有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欢乐、
配得上你的欢乐呀，啊，灵魂！

啊，当我活着时我要作生命的主
宰，而不作它的奴隶，
以一个强有力的胜利者的态度去
面对生活，
没有愤怒，没有烦闷，没有怨恨或
轻蔑的批评，
在大气，流水，陆地的尊严的法则
面前，证明我的内在灵魂不可
克服，
外在的任何事物不能支配我。

因为我不仅歌唱着生命的欢乐，
我还歌唱着——死亡的欢乐呀！
“死”的美丽的接触，会给人以刹

那的抚慰和麻木，
我丢下我粪土般的身体，由它火
化，变成粉末，或者埋葬，
我的真实的身体无疑的为我留存
在另一世界里，
我的空虚的躯壳于我不再相干，
经过各种净化，供作其他用途，
永远为大地所使用。

啊，用不止含有吸引力的东西来
吸引！
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但是
看呀！那是不依从其他任何事
物的东西，
永远是攻而不是守，——但它多
么有魅力地吸引着。

啊，以寡敌众地去斗争，勇敢地去

迎敌!
完全单独地去对付他们，看看一
  个人究竟能担当多少!
面对面正视着斗争，苦痛，监狱，
  多数人的憎恨，
泰然自若地走上断头台，向着炮
  口前进!
成为一位真“神”!

啊，乘着船，在海上航行呀!
离弃这坚定不能忍受的陆地，
离弃市街，人行道和房屋的令人
  厌倦的单调，
离弃你，啊，你这凝固不动的大地
  而坐上一只船，
去航行，航行，航行!

啊，我以后的生活将是一首新的

欢乐的诗歌！
跳舞，拍手，欢欣，呼叫，踢着，跳
着，滚着前进，荡漾着前进呀！
成为一个到一切口岸去的环游世
界的水手，
简直就是一只船，(你看我在阳光
和大气中张开来的这些帆，)
一只迅速而庞大的船，满载着丰
富的语言，满载着欢乐。

斧头之歌

1

形状美观的，裸露的，青白的武器，
从地母的内脏中伸出头来，
木质的肉，金属的骨，只有一个肢体，
　只有一片嘴唇，
它有从高热生出的青灰色的叶，有
　从播下去的一粒小种子生出的柄，
停留在草中或草上，
倚靠着，又被倚靠着。

坚强的形体，和坚强形体的属性，男
　性的手艺，光亮，和声音，

一长串同一象征的变化，如音乐之
　轻击，
风琴家在大风琴的键盘上的弹奏之
　指头。

2

欢迎大地上一切的土地，一一各从
　其类，
欢迎松树与橡树的土地，
欢迎柠檬与无花果的土地，
欢迎黄金的土地，
欢迎小麦与玉蜀黍的土地，欢迎葡
　萄藤的土地，
欢迎糖与米的土地，
欢迎棉花的土地，欢迎马铃薯和甘
　薯的土地，
欢迎山岳，平地，沙漠，树林，草原，

欢迎河边的肥沃的土地,高原,旷野,
欢迎无边的牧场, 欢迎果树园和种
　植亚麻,大麻,以及养蜂的丰饶的
　土地;
也同样欢迎别的更峣埆地面的土地,
如黄金的土地或者小麦和果木的土
　地那样丰富的土地,
矿山的土地, 雄伟的和险峻的矿石
　的土地,
煤,铜,铅,锡,锌的土地,
铁的土地,——斧头所造成的土地。

3

木堆上的木材,斧头由它支持着,
森林中的小屋,门前的藤蔓,打扫出
　来作花园用的空地,
暴雨过后雨水滴落在树叶上的错落

的滴嗒声，
断续的哀哭与悲叹，想到海，
想到为暴风雨所冲击，倾覆，折断桅樯的船舶，
想到古式房屋和仓库的高楼大厦的伤感，
回想起见过的绘画和记载，有人带着家眷，货物冒险航行，
登陆上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城市，
那些寻觅新英格兰并找到新英格兰的人们的航行，从任何地方的出发，
在阿肯色，科罗拉多，鄂大瓦，尉拉麦特住居，
悠缓的前进，简单的饭食，带着斧头，来复枪和鞍囊；
一切勇敢和冒险的人们的美，
面容不加修饰但是清洁的樵夫和

伐木童子的美，
一切特立独行的美，
美洲人的蔑视礼法，对于拘束极
端不能忍受，
散漫的性格，随便的讽喻，坚强，
屠场里的屠夫，小帆船和独桅船
的船夫，筏夫，拓荒者，
在冬天的帐幕中，采伐木材的人，
森林中的曙晓，树枝压上了雪，
有时会突然折断，
自己的愉快而响亮的声音，欢乐
的唱歌，森林中的自然的生活，
实在的白天的工作，
夜间营火灿亮，美味的晚餐，谈
话，松枝和熊皮的床，
在城市或任何处工作的房屋的建
筑者，
在造房前接好木头，锯成方块，凿

着笋口，
上梁，把栋梁推到适当的地方，把它
们安置得整整齐齐，
将梁柱接上凿好了的笋口，
木槌，铁锤的打击，人的姿势，他们
的弯曲的肢体，
倾身，直立，跨上梁柱，打钉，以木桩
和绳索紧拉着，
手臂弯曲扶着木板，另一只手臂却
挥着斧头，
钉地板的人使木板绷紧，可以钉钉，
他们蹲着，将武器投下给运载的人，
发出响彻于空旷的建筑物中的回声；
城市中的巨大的仓库正在建筑着，
六个建造工人，两个在中间，两个各
在两端，都用心地在肩上扛着做
横梁用的沉重的木柱，
拥挤的一排泥瓦匠，右手各持着

泥铲，砌着从头到尾二百呎的
长墙，
背部的柔软的起伏，泥铲叩击着
砖石的连续的声音，
砖石一块挨一块的精巧熟练地砌
上，并用泥铲的木柄敲击着，
材料的堆积，灰泥在灰板上，灰泥
搬运人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
在泥石工场的泥瓦匠，长成的学
徒的拥挤的行列，
向方形木材挥着他们的斧头，要
使它成为桅柱，
钢铁斜穿松材的短促的声响，
乳白色的木屑，散乱地飞舞着，
穿普通装束的强壮的年轻的腕臂
的敏捷的动作，
码头，桥梁，桥桩，渡头，浮板的建
造者，

城市的救火夫，在稠密的区域突然
　爆发的火，
来到的救火机，嘶嗄的叫声，轻捷的
　步履和勇敢，
救火的喇叭的坚决的命令，救火员
　们整队，手臂起伏着压水，
细长的，阵阵的，雪亮的喷水，带着
　火钩和梯子开始他们的工作，
粉碎并割断连结钩的木架，或者地板，
　如果地板下冒着火焰，
群众带着发光的脸注视着，火光和浓
　黑的阴影；
熔铁炉前面的铁匠，铁匠铸出铁后的
　用铁人，
大小斧头的制造人，锻接人，和锤炼人，
选购者吹气在冷钢上，并用大拇指试
　着锋刃，
削柄并将它坚牢地嵌入斧孔里面的人，

还有过去使用者的肖像阴暗的行列，
最初的坚忍的工匠，建筑师，机器手，
遥远的亚述人的建筑，米日拉的建筑，
在执政官前面的罗马的官吏，
在战斗时执着斧头的古代欧洲的战士，
高举的手，打击在戴盔的头上的声音，
临死的叫喊，软弱蹒跚的身体，向着友
　人和敌人的奔驰，
为要求自由而谋反的臣民的包围，
招降劝告，攻击古堡的大门，休战和
　谈判，
在当时一个古代城池的掠夺，
雇佣兵与狂徒的焦躁和无秩序的动乱，
咆哮，大火，流血，酗酒，疯狂，
从家宅和庙堂自由掠夺的赃物，在强
　盗劫持之下的妇女的尖叫，
随军行商的狡猾和盗窃，男人的奔跑，
　老年人的绝望，

战争的地狱，教条的残酷，
所有公正或不公正的执法官的言
  行的表册，
公正或不公正的人格的力量。

4

力气和胆量永远是重要的！
能够激励生的也能激励死，
死者也正如生者一样在前进，
未来也不比现在更渺茫，
大地和人的粗糙所包含的意义和大
  地和人的精微所包含的一样多，
除了个人的品质什么也不能持久。

你想什么能持久呢？
你想一个伟大的城池能持久么？
或者一个生产丰饶的国家？或者

一部订好了的宪法？或者建造
优良的汽船？
或者用花岗石和钢铁盖的大旅
馆？或者任何工程杰作，炮台，
军备？

去吧！这一切本身并没有什么可
珍爱的，
这些只是暂时的，如跳舞者的跳
舞，音乐师的伴奏，
表演过了，一切自然都很好，
一切都做得很好，直到人们挑衅
的闪光出现。

一座伟大的城池是有着伟大的男
人和女人的城池，
即使它只有几间破敝的茅屋，它
仍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城池。

5

一座伟大的城池所在之处并不仅是
　有着伸长的码头，船坞，制造场，
　和贮积着的地方，
也不仅是不断地向新来的人或拔锚
　离去的人敬礼的地方，
也不仅是有高楼大厦，贩卖各地货
　物的商店的地方，
也不仅是有最优良的图书馆和学校，
　或是充满金钱的地方，
也不仅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这城池有着最雄伟的演说家和诗人，
他们热爱这城池，这城池也热爱他们，
　了解他们，
那里除了普通的言行并没有为英雄

而建立的纪念碑，
那里有勤俭，那里有谨慎，
那里男人和女人不看重法律，
那里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的主人，
那里人民立刻起来反对被选人的无
底止的胡作非为，
那里男人女人勇猛地奔赴死的号召，
有如大海的汹涌的狂浪，
那里外部的权力总是跟随在内部的
权力之后，
那里公民总是头脑和理想，总统，市
长，州长只是有报酬的雇用人，
那里孩子们被教育着自己管理自己，
并自己依靠自己，
那里事件总是平静地解决，
那里对心灵的探索受到鼓励，
那里妇女在大街上公开游行，如同
男子一样，

那里她们走到公共集会上，如同
　男子一样取得席次；
那里城池有最忠诚的朋友，
有最纯洁的男女，
最健康的父亲，
最健美的母亲，
那里就是伟大的城池。

6

在大胆的行为面前，议论争辩显
　得如何的贫乏可怜！
城市的物质的美丽，在男人或女人
　的风范面前，显得如何的萎缩！

一切都期待着一个强者的出现，
一个强者是种族与宇宙之能力的
　证明，

当他或她出现，物质便黯然失色，
关于灵魂的争辩终止了，
古老的习俗和辞句，被重加考虑，
　推开或者抛弃了。

现在你的赚钱牟利算得什么呢？
　那有什么用呢？
现在你的尊严体面算得什么呢？
现在你的神学，教育，社会，传说，
　法令，算得什么呢？
现在你对于生命的斥责在哪里呢？
现在你对于心灵的苛求在哪里呢？

7

荒漠的景色掩盖了矿石，外表虽不
　美观，却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这里是矿区，这里有矿工，

有熔铁炉，熔解工作刚刚作好，冶
　工在附近，带着他的钳和锤，
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为人服役的东
　西就在手边。

没有东西比这个为人服役得更
　好——它曾经为一切人服役，
它曾经为具有流畅之舌与精敏的
　感觉的希腊人和早在希腊以前
　的人服役，
为不朽的建筑物的建造服役，
为希伯来人，波斯人，最古的印度
　斯坦人服役，
为密士失必河的筑堤人和那些在
　中美洲仍留着遗迹的人服役，
为森林中和平原上的有着不雕凿
　的柱头和异教徒的寺庙服役，
为斯干的那维亚冰雪掩盖着的山

上，人工作成的高大静默的裂
缝服役，
为那些在记不清的年代，在花岗
岩的石壁上描画太阳，月亮，星
星，船舶，海浪的人们服役，
为哥特人进犯的道路服役，为畜
牧民族和游猎民族服役，
在这些以前又曾为埃塞俄比亚的
可敬和善良的人们服役，
为制造游览船或战船的舵服役，
为一切陆上的伟大工程一切海上
的伟大工程服役，
在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服役，
不仅仅为当时和现在的活着的人
服役，也为死者服役。

8

我看见欧洲的刽子手，
他戴着面具，站立着，穿着红衣，
有着粗腿和强壮赤裸的两臂，
凭依着一柄沉重的斧头。
(欧洲的刽子手哟，你最近杀戮了
谁呢？
你身上的潮湿而沾手的血，是谁
的呢？)

我看见殉教者的明亮的落日，
我看见从断头台上走下来的幽灵，
死亡的贵族，无冠的贵妇人，被罪的
大臣，放逐的帝王，
敌对者，卖国贼，毒杀者，被斥黜的
头目和其余的人们的幽灵。

我看见在任何地方为正义而牺牲的
  人，
种子不多，但收获绝不会太少，
（注意呀，但你这外国的君主，啊，你
  们这些僧侣们，收获不会太少。）

我看见血滴完全从斧头上洗去，
锋刃和斧柄都干净了，
它们不再飞溅欧洲贵族的血液，它
  们不再砍断皇后的颈子。
我看见刽子手引退，并且成为无用，
我看见断头台荒废，且生霉苔，我不
  再看见上面有任何斧头，
我看见我自己的种族，这最新最伟
  大的种族的力量之强大与友爱的
    象征。

9

(美洲哟！我并不夸耀你的对我爱，
我有我所有的爱。)

斧头跳起来了呀！
坚固的树林说出流畅的言语，
它们倒下，它们起立，它们成形，
小屋，帐幕，登陆，测量，
棒，犁，铁棍，鹤嘴锄，板锄，
木瓦，横木，柱，壁板，户柱，板条，
　薄板，山墙，
城堡，天花板，沙龙，学院，风琴，
　陈列室，图书馆，
飞檐，格子，壁柱，露台，窗，小塔，
　走廊，
耙，木铲，叉子，铅笔，板车，竿，

锯，刨，槌，楔，把手，
椅子，桶，箍，桌子，小门，风标，窗架，地板，
工作箱，柜子，弦乐器，船，框架，和其他物品，
诸州会议室，诸州国民会议室，
马路上的庄严的建筑，孤儿院，或贫病医院，
满哈坦的汽船和快艇，驶到一切的海上。

形象出现了！
任何使用斧头的形象，使用者的形象，和一切邻近于他们的人的形象，
将木材砍倒的人和拽引木材到皮诺斯科或开尼贝克的人，
加里福尼亚山中或小湖畔，或者哥

仑比亚小茅屋里 面 的住居者，
几拉，或里奥格那达南岸的住居者，
友爱的集居，各种性格和风趣，
沿着圣罗凌士河，或加拿大地方，或
黄石河下游的住居者，海岸或离
海岸很远的住居者，
捕海豹者，捕鲸者，破冰前进的两极
航海家形象。

形象出现了！
工厂，兵工厂，制造场，市场的形象，
铁路的两条铁轨的形象，
大桥的枕木，巨大的骨架，桁梁，穹
门的形象，
成队的小船，拖船，运河船，江船的
形象，
沿着东方海洋西方海洋和在许多海
湾和僻静地方的船场和船坞，

橡树的龙骨，松木板，圆木，盘曲
的木料，
正在航行着的船，一层层的建筑
架，内外忙碌着的工人，
放在周围的工具，大的螺钻与小
的螺钻，手斧，大钉，绳，方规，
圆凿，和刨子。

10

形象出现了！
测量，锯，削，接合和染色的物体
的形象，
棺材的形象，使死者穿着尸衣躺
在里面，
形象出现在柱子上，在床柱上，在
新娘的床上，
小槽的形象，摇椅的形象，婴儿的

摇篮的形象，
舞蹈者脚下的地板的形象，
父母子女友爱和睦的家庭的木板
形象，
幸福的青年男女的家庭的屋顶，
婚姻美满的青年男女的屋顶的
形象，
在这屋顶下贞洁的妻子愉快地做
好晚餐，为纯洁的丈夫在工作
了一天之后满意地享受。

形象出现了！
法庭上犯人的位置，他或她坐在
那位置上的形象，
为年轻的酒徒和年老的酒徒所倚
凭着的酒吧间的柜台的形象，
为卑鄙的脚步所践踏的所侮辱的
愤怒的楼梯的形象，

猥邪的睡椅，和邪淫的不健全的
　配偶的形象，
有着不正当的输赢的赌博台的形象，
给定了罪的，面容憔悴两臂上戴着手
　铐的杀人犯预备的坐梯的形象，
郡长和他的副手都在旁边，沉默的嘴
　唇惨白的群众，绞索垂摆的形象。

形象出现了！
出入频繁的门户的形象，
交情决裂的朋友迅速地红着脸闪出
　的门户，
传进好消息和恶消息的门户，
自信而傲慢的儿子从此走出了家庭
　的门户，
在长久而可耻的别离之后，他身体
　患病，萎靡不振，丧失了天真，缺
　乏生计，而又重新进入的门户。

11

她的形象出现了，

她比任何时候把自己保护得更少，但却比任何时候把自己保护得更好，

她在粗野和污秽之间行动，自己却没有变成粗野和污秽，

当她经过时，她就知道人们的思想，无物可以从她隐瞒，

她并不因此就是不体谅不友爱，

她是最受喜爱的，那没有例外，她没有理由惧怕，她也并不惧怕，

当她经过时，听到咒骂，争论，呃逆的歌唱，看到猥邪的表情，这一切对于她是无用的，

她沉默，她镇静，不介意这些，

她接受这些，如同自然法则一样
　　的接受它们，她是坚强的，
她也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再
　　没有比她还坚强的法则。

12

主要的形象出现了！
全部民主的形象，这是若干世纪
　　所造成的结果，
永远反映出别的形象的形象，
扰嚷的雄壮的城市的形象，
全大地上好客者和朋友们的形象，
拥抱大地被全大地拥抱着的形象。

转动着的大地之歌

1

一支转动着的大地和相应的语言
　之歌，
你想，那些直线，曲线，角度和点
　画便是语言么？
不，那不是语言，本质的语言，乃
　是在地里和海里，
在空气里，在你的心里。

你以为，那从你朋友们的口里出
　来的精美的声音便是语言么？
不，真实的语言比它还要精美。

人类的肉体便是语言，这便是千
　言万语，
（在最美的诗歌中，男人的或女人
　的肉体，形象完美，自然，快乐
　的肉体再现，
各部分都有力，能积极活动，能感
　受，没有羞耻感，也没有害羞的
　必要。）

空气，泥土，水，火，——这些都是
　语言，
我自己对它们便是一个字，——
　在性质方面我同它们相互渗
　透，——我的名字对它们是毫
　无意义的，
即使把我的名字用三千种文字说
　出来，空气，泥土，水，火，又怎

么会知道它呢?

一种健康的面貌，一种表示友爱的
　或命令的姿势,便是语言,是文字,
　是意义,
有些男人和女人凭面貌上所具有的
　魔力,那也就是语言,是意义。

灵魂的磨炼便是依靠着大地的无声
　的语言,
大师们知道大地的语言，并且应用
　它们多于应用有声的语言。

改进便是大地的言语之一,
大地不滞留也不急遽,
它自始即在它自身中潜藏着它所有
　的属性,生长机能和效果,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美好的一半,

它的缺陷和赘疣部分所表现出
的意义也同完美部分一样多。

大地对一切都无所吝惜，它是十分
大量的，
大地的真理永远在那里期待着，它
们并不隐藏自己，
它们是平静的，微妙的，无法印刷成
文字，
它们包含在愿意传达它们的一切事
物之中，
传达一种感情和邀请，我说了又说，
但我不言语，如果你们不听见我，我
对于你们还有什么用呢？
你们不能忍受和改善，我还有什么
用呢？

·

（生产出来呀！

你要把你自己的果实在你心中腐烂么?
你愿意潜伏在那里使自己窒息么?)

大地并不争论,
并不感伤,亦没有一定的安排,
它从不叫喊,匆忙,说服,压迫,许诺,
对一切都一视同仁,永没有可能想象
　的失败,
不闭拒任何物,也不摒弃任何物,
它揭示出一切力量,物体,状态,不遗
　漏半点。

大地并不表现自己,亦不拒绝表现自己,
　但它在外表的下面仍占有一切,
在表面的声音下面,在英雄的壮大的
　合唱,奴隶的哀泣,
爱人的蜜语,临死者的咒诅,残喘,青
　年的欢笑,买卖人的声调的下面,

有着这一切效果最好的语言。

对于她的孩子，无言而雄辩的伟
　大的母亲的言语永不会落空，
真实的言语不会落空，正如运动
　不会落空，光的返射不会落空
　一样，
白天和黑夜不会落空，我们所进
　行的航程也不会落空。

无数的姊妹们，
姊妹们的不休止的舞蹈，
向心的和离心的姊妹们，年长的
　和年轻的姊妹们，
我们所知道的美丽的姊妹和其余
　的一起跳舞。

以她的丰腴的背部向着每一个观

看的人，
有着青春的魅力，也有着同等的
老年的魅力，
她坐下，安详地坐下，我爱她也如
其余的人一样，
她手里拿着镜子，她的两眼从镜
里返射出来，
她坐着，闪着目光，不邀请任何
人，也不拒绝任何人，
白天夜晚，总是不倦地在她自己
面前持着一面镜。

从近处看或从远处看，
每天二十四时中适当地公开出现，
适当地和她们的许多伴侣，或一
个伴侣来去，
她们不用自己的容貌观看，而是
用那些伴随着他们的人们的面

貌观看，
用孩子们的容貌，妇人或男子的容貌，
动物的露出的容貌，或者无生物，
陆地或水，或者天空的优美的幻影的容貌观看，
从我们的面容，我的和你的，忠实地反映她们的面容观看，
每天一定公开出现，但永不和同样的伴侣出现两次。

她们拥抱人，拥抱一切，三百六十五次无可抗拒地回绕着太阳进行着；
拥抱一切，抚慰着，支持着，密切的跟随着最初的如它们一样肯定而必要的三百六十五次的回旋。

坚定地转动着前进，毫无恐惧，
永远抗拒着，载运着并通过日光，暴风

雨，冷和热，
仍然继承着灵魂的实现和决定，
不停地进入和分开周围的和前面
的流动的真空，
无障碍阻挡她前进，无须抛锚，也
决不会触着岩石，
迅速，欢喜，满足，不受损失，亦无物
遗失，
随时都能并准备做出精确的报告，
这样，神圣的船舶航行在神圣的海上。

2

无论你是谁！这转动和返射都特别
是为你而有，
神圣的船舶航行在神圣的海上也是
为你。

无论你是谁，是男是女，大地是为
　你而有陆有水，
太阳和月亮是为你而悬在天空上，
现在和过去首先为的是你，
不朽的也首先为的是你。

每个男人对于他自己，每个女人
　对于她自己，都是过去和现在
　的一个字，真实不朽的字；
没有人能为别人获得什么，——
　谁也不能，
没有人能为别人生长，——谁也
　不能。

唱歌是属于歌者的，大部分还是
　回到他身上，
教育是属于教师的，大部分还是
　回到他身上，

谋杀是属于杀人者的，大部分还
　是回到他身上，
盗窃是属于盗贼的，大部分还是
　回到他身上，
爱情是属于爱人的，大部分还是
　回到他身上，
礼物是属于给与者的，大部分还
　是回到他身上，——一定会这样，
演说是属于演说者的，表演是属
　于男女演员的并不是属于听众，
除了一个人自己的伟大和美好，
　无人能理解任何伟大和美好。

3

我敢说对于那将是完满无缺的男
　人或女人，大地也一定会是完
　满无缺，

只有对于那永远是凋残破碎的男人或女人，大地才永远是凋残和破碎。

我敢说没有一种伟大或一种能力不是在与大地的伟大和能力竞争，
除了证实大地的理论的东西，就再不会有任何重要的理论，
政治，歌唱，宗教，行为，或其他一切，除非它们可以和大地的广阔相比，
除非它们效法了大地的精确，活力，公平，和正直，它就没有价值。

我敢说我开始看到，有着更甜美的激奋的爱情确胜过反应的爱情，
那种爱情只知自守，它自己并不邀请也不拒绝。

我敢说我开始发现在可听见的言语里是

什么也没有的，
一切融汇于大地的无言的意义的
表现中，
融汇于歌唱肉体和大地的真理的
人中，
融汇于编纂不能印刷的言语的字
典的人中。

我敢说我看到的较好的东西比说
出来的最好的东西还要好，
那就是最好的东西永非言词所能
述说。

当我要想把最好的东西说出来的
时候，我发现我说不出，
我的舌头转动不灵，
我的发音器官不听使唤，
我成为一个喑哑的人。

大地的最好的一切是无论如何说不
　出来的，什么都是最好的，
它不是你所想的那样，而是更廉贱，
　更容易，更切近的，
事物并未从原先所在的处所移去，
大地是恰如过去一样肯定而直接，
事实，宗教，进步，政治，商业均如从
　前一样的真实，
但灵魂也是真实的，它也是肯定而
　直接的，
它的建立并不靠任何理论，证据，
无可否认的生长建立了它。

4

这些对灵魂的音调，和灵魂言语发

出回响的东西，
（假使它们不响应灵魂的言语，那它
们是什么呢？
假使它们不是特别关涉到你，那它
们是什么呢？）

我发誓我此后永不抱能把最好的东
西说出来的信念，
我的信念是把最好的留着别说。

说下去呀，谈说的人哟！唱下去吧，
歌唱者哟！
钻研呀，塑造呀！积累大地的言语呀！

一年一年的工作下去，一点也不会
白费的，
也许需要等待很久，但将来一定会
有用，

当材料都全准备好的时候，建筑家
　就出现了。

我敢向你保证建筑家一定会出现，
我敢向你保证他们一定会理解你为
　你辩解，
他们中最伟大的必是最知道你的人，
　包容一切并且忠实于一切，
他和其余的人将不会忘记你，他们
　将觉得你一点也不比他们渺小，
你将在他们中受到充分的赞扬。

编 后 记

惠特曼的《草叶集》早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我国不少新诗人接受了惠特曼的民主的进步的思想、雄健豪放的诗风和自由诗的形式。郭沫若早年的诗作就深受惠特曼的影响。从四十年代起，我国译者就不断有系统地把惠特曼的诗作介绍给我国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将出版完整的《草叶集》译本。

这本集子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五十二首，为屠岸所译，一九四八年曾由青铜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书名《鼓声》。后一部分四首，为楚图南所译，选自人民文学

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草叶集选》。由于这本集子规模较小，因此采用其中《我在梦里梦见》一首的题目作为书名。

《我在梦里梦见》虽是一首很短的诗，但它体现了诗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想，因此用来作为书名，还是比较合适的。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